

少年故事叢刊

唐人小說選

第三冊

中華書局印行

少年故事叢刊
唐人小說選
 第三冊目錄

一	弄隱娘神出鬼沒……………	一
二	斬蛟……………	一三
三	小僕捉飛賊……………	一六
四	窮途奇遇……………	二三
五	離魂合體……………	二八
六	紅葉題詩出御溝……………	三三
七	風送滕王閣……………	三五
八	一幅名畫的流傳史……………	四〇
九	眞眞……………	四三

十	煉炭·····	四五
十一	和尚焚身·····	四九
十二	唐朝的義妓——李娃·····	五二
十三	從此蕭郎非路人·····	七八
	注釋·····	八〇—八二

少年故事叢刊

唐人小說選

第三冊

一 聶隱娘神出鬼沒

近代人談起古代的女俠客，總該知道唐朝有一個聶隱

娘吧。關於聶隱娘的故事，是出於段成式所著的劍俠傳。其中所載的情節，驚奇險怪，看了竟可以使人咋舌！近代一般舊小說家所做的武俠小說，其中很有幾段材料，便脫胎於此。

一 老尼姑強收徒弟

聶隱娘是唐朝貞元年間魏博大將軍聶鋒的女兒。在她十歲的時候，有一個尼姑到聶鋒家裏來請求佈施。她一見隱娘，便很愛她。竟貿貿然地說道：「我要向將軍討這個女兒去做徒弟。」你想：官家的小姐那肯無緣無故地捨她去做小尼姑呢？聶鋒聽她出言無狀，便勃然大怒，呵斥這個尼姑。那尼姑卻也奇怪。她竟說道：「將軍即使將這女兒藏在鐵櫃子裏，我也有本事



來偷了她去。」——這一夜，隱娘果失蹤了。聶鋒驚駭異常，連忙派人各處搜尋，也找不到一些踪影。他父母倆無可奈何，每每想到了女兒，只得相對着流淚。

過了五年，那尼姑居然送隱娘回來了。她對聶鋒道：「我已經將你的女兒教練成功了；現在仍舊由你們領回去罷。」倏忽之間，那尼姑便不知去向。

隱娘回家以後，全家既悲傷，也歡喜。便問隱娘道：「你跟着尼姑學些甚麼本領呢？」隱娘道：「也不過讀讀經念念咒罷了；此外也沒有甚麼。」聶鋒不信，再懇懇切切地盤問她；隱娘道：「我如果真實地說出來，又恐怕父母們不相信我的話了。」聶鋒道：「你只要真實地講罷。」隱娘便原原本本地說出下面一大段情節。

二 習藝除奸

隱娘道：「我起初在那一夜被師傅帶去之後，也不知走了多少路。走到天明，便到一座極大的石穴。這石穴，凌空嵌在山腰裏。地方很冷靜；只有很多的猿猴之類，卻沒人居住。穴外松蘿

樹木，長得很茂密；便把那石穴深深地藏在裏面。穴內已經有兩個小姑娘住着。他倆年紀也不過十歲左右；都是容貌很美麗，資質很聰明的。她們都不吃烟火食；能够在峭拔的石壁上往來飛走；好像猿猴爬樹一般，從來不會失足跌下來。我到之後，師傅便給我吃了一粒丸藥，又給我握一柄寶劍——這劍大約有二尺長；非常鋒利。擺一根毛在劍口上，再向它吹一口氣。那毛便可以被劍鋒割斷。——便命那兩個師姊教授我攀援的技藝。我慢慢地覺得身體漸輕；後來身體移動，竟好像風吹一般。一年之後，我用劍去刺猿猴之類，都能够一刺而中了；再一年，刺虎豹之類，也都能够割了它們的首級回來了；三年之後，我又能够刺天上飛着的鷹隼，而沒有不中的了。工夫一年一年地進步：我所用的劍，也跟着逐漸減小，最後減到五寸長。不論是飛禽或走獸，碰着我的劍，它們還不知道從甚麼地方來的呢！」

「等到第四年，師傅留兩位師姊看守石穴；自己便帶着我下山，到一個熱鬧的都市裏去。我也不知道那地方是甚麼地名。師傅和我，站在路邊，指着來來往往的人，一個一個地數過去。

後來指定一個人對我說道：『你去割了他的頭來，不要使他知覺！』我便照着她的話行事，這是我第一次殺人。師傅說：『這是要安定我的膽氣；要使我殺一個人，當做殺一隻飛鳥那麼容易！』後來又給我一柄羊角形的匕首，刀面不過三寸闊。從此以後，我即使青天白日在熱鬧的都市裏殺人，別人也毫無知覺。我殺了人以後，便將那人的首級，盛在皮囊裏，回去復命；師傅就用藥將首級化成了水。」

「第五年，有一次，師傅又吩咐我道：『某大官已經害死許多無罪的人了！今夜你可以去割了他的頭來。』我奉命之後，便帶着匕首，到他家裏。從門縫裏進去，毫無阻礙；我便伏在梁上等候着。到天黑以後，我纔殺得了他的頭回去復命，時候比較遲了些；不料師傅大怒道：『何以你遲到這時候纔回來？』我戰戰兢兢地回復道：『我起初看見他在戲弄一個小孩兒，覺得很可愛！不忍便下手殺他，所以耽誤了些時候。』師傅又怒沖沖地責備道：『以後遇着這種惡人，如果有同樣的情形，必須先割斷他所愛的兒女，然後再殺他。』我只得下拜認過。」

「最近，師傅對我說道：『我替你在腦後割開一條縫，便把匕首藏在裏面，決不使你受傷；要用的時候，你就在腦後抽出來就是。』又說：『你法術已經成功，可以回家去了；』後來便送我回來了。此後經過二十年，再可以和我師傅相見。」

三 磨鏡的少年

聶鋒聽他女兒講出這一番驚心動魄的話，他萬想不到這個嬌滴滴的小姑娘，竟有這種殺人不眨眼的手段，覺得非常可怕。後來每逢到夜裏，便不知她的去向；到天明，卻又回來了。不用說，她是夜夜在外幹那殺人的勾當。聶鋒也不敢盤問她。因為怕她，便也不很愛她了。

有一天，遇着一個磨鏡的少年，走到聶家的門口。隱娘便對父親道：「這少年，可以做我的丈夫。」聶鋒也不敢答應，便依着她的主意，將她嫁給了他。她那丈夫，只會得淬鏡；此外並沒有甚麼本領。聶鋒只得將她夫婦倆留在家裏。豐衣足食地養活着。

四 劉節度

過了幾年，聶鋒死了。魏博節度知道隱娘是個異人，便備了極貴重的禮物，聘請她做自己的屬員。又過了幾年，到元和年間，魏博節度使和陳許節度使劉昌裔，雙方因事結仇；魏博節度使便差隱娘到許州去暗殺劉節度。隱娘受命，便告辭動身，和丈夫到許州去。

劉節度能够卜算未來的事情，向來有「神算」的名氣。這時候已經算到隱娘要來行刺了；便叫一名牙將來吩咐道：「你明天早晨，到城北去候着。一定有一夫一妻，一個騎黑驢，一個騎白驢，進北門來。當他們進城門的時候，剛巧遇着有一隻喜鵲，噪着飛過來；那丈夫用彈弓打鵲，打不中；他妻子便奪過彈弓來，隨手發出一彈，便打中了。你一見他們之後，便向他作揖致敬，說我要和他們相見，所以派人來迎接的。」牙將領命而去，果然照着劉節度的話，遇到隱娘夫妻倆。她倆一聽，不免驚道：「劉僕射真是神人呀！」便只得隨着牙將去見劉節度。劉節度用極熱烈的態度，慇懃地慰勞一番。她倆被劉節度的至誠所感，便下拜道：「我們來得罪僕射，實在該死！」劉節度道：「那也不然；各親其主，這是人生的常事。不過據我看來，現在魏州和許

州並沒有甚麼差別，就請你留在我這裏罷，你也不必懷疑了！」隱娘這時候看出魏博節度使的品格不及這位劉節度，本已有意投降；聽得劉節度留住她，便謝道：「您左右似乎沒有保護的人；我現在佩服您的神明，願意捨彼而就，就在您左右保護您。」劉節度一聽，當然合意，便問她要怎樣的供給？隱娘道：「每天只要您給二百個錢就夠了。」劉節度自然是答應的。

她夫婦倆進來，本是騎着一匹白驢一匹黑驢的；當時在一轉眼之間，便不看見那兩匹驢子。劉節度派人去找，也不知去向。後來暗地裏看到她的布囊之中，有兩匹紙驢，一白一黑。

五 精精兒與空空兒

隱娘在許州過了一個多月，對劉節度道：「他——指魏博節度使——到如今沒有得到我的回信，一定要派人再來；我預備今夜剪一絡頭髮，繫在一方紅綃上，送到魏州去，擺在他的枕邊，藉此表示我不回去了。」劉節度便聽憑她去辦。到四更時候，隱娘回來報告道：「我已經送信給他了。但是今天夜裏，他一定要派一個劍客叫做精精兒的到許州來殺我，並且還要取

您的首級。到那時候，我已經想好了很周密的計畫，一定要殺了他，請您不必憂慮！」劉節度本是豁達大度的人，倒也不很害怕。

這天夜裏，內外都點起很明亮的燈火。等到半夜之後，果然有兩條幡子，一紅一白，在劉節度臥牀的四角裏，飄來飄去，好像在那裏爭鬥。鬥了許多時候，忽然看見有一個人，從半空中跌下來，他的頭和身體，已經分離了！隱娘便出來對劉節度道：「精精兒已經死了！」說着便，把屍身拖出，擺在堂下，用藥將它化成了水，連毛髮都不留存！

隱娘再對劉節度道：「再後一夜，他還要派妙手空空兒來行刺。空空兒的法術可利害極了。我的技藝，還及不上他；這就要看您的福氣如何了！您且用于闐玉圍住了項頸，睡在被裏，我便變成一個小蟲兒，藏在你的肚腸裏聽候着。除出這個法子以外，也沒有方法可以免死了！」劉節度便聽從她的辦法。到三更時候，劉節度正在合眼矇矓而還沒有睡熟的時候，果然聽得項頸上有一聲很響亮的金鐵聲。隱娘便從劉節度口裏跳出來賀道：「僕射可以不必耽心事

了！這個刺客——空空兒，好比一頭極驕傲的鵝鳥；一下子打不中，便自己慚愧，立刻一閃而去；不到一個更次，他已經跑出一千多里路了。」隨即解下劉節度頸上的玉，果然有七首所畫的痕跡，竟有幾分深淺。于闐玉是很堅硬的，要是沒有這圈玉，劉節度的腦袋，還想保得住麼？從此以後，劉節度自然更加優待隱娘了！

到元和八年，劉節度從許州入京，隱娘不願跟着同去，便向劉節度表示隱退。劉節度挽留不住，只得贈送她許多豐厚的禮物。隱娘一樣不收，請轉給了她的丈夫。從此以後，就不明她的下落了。後來劉節度在京裏壽終，隱娘忽然騎着驢子到來，在靈前痛哭一場而去。

※

※

※

※

※

※

【原文】

聶隱娘者，唐貞元中魏博¹大將軍聶鋒之女也。年十歲，有尼乞食於鋒舍，見隱娘，悅之。乃云：「問押衙²，乞取此女。」鋒大怒，叱尼曰：「在押衙鐵櫃中盛，亦須偷去矣！」及夜，果失隱娘所在。鋒大驚駭，令人搜尋，曾無影響。父母每思之，相對涕泣而已。後五年，尼

送隱娘歸，告鋒曰：「教已成矣，可自領取。」尼歎不見。一家悲喜，問其所習，曰：「但讀經念咒，餘無他也。」鋒不信，懇詰之，曰：「真說又恐不信，如何？」鋒曰：「但真說之。」乃曰：「隱娘初被尼挈去，不知行幾里；及明，至大石穴中，嵌空數十步，寂無居人，猿猴極多，松蘿益邃。已有二女，亦各十歲，皆聰明婉麗。不食，能於峭壁上飛走，若捷猱登木，無有蹶失。尼與我藥一粒，兼令執寶劍一口，長二尺許，鋒利吹毛可斷。遂令二女教其攀援，漸覺身輕如風。一年後，刺猿猴，百無一失；後刺虎豹，皆決其首而歸；三年後，使刺鷹隼，無不中。劍之刃，漸減至五寸，飛走遇之，不知其來也。至四年，留二女守穴，挈我於都市，不知何處也。指其人，一一數其過，曰：『爲我刺其首來，無使知覺！』定其膽若飛鳥之容易也。授以羊角匕首，刃廣三寸，遂白日刺其人於都市中，人莫能見；以首入囊返命，則以藥化之爲水。五年，又曰：『某大僚無故害人若干，夜可入其室，決其首來！』又攜匕首入室，度其門隙，無所障礙，伏之梁上，至暝時，得其首而歸。尼大怒曰：『何太晚如是？』云：『見前人戲弄一兒可愛，未忍便下手。』尼叱曰：『以後遇此輩，必先

斷其所愛，然後決之。」某拜謝。尼曰：「吾爲汝開腦後，藏匕首，而無所傷，用卽抽之。」又曰：「汝術已成，可歸家。」遂送還；後二十年，方可一見。」鋒聞語甚懼！後過夜卽失踪，及明而返，鋒已不敢詰之；因茲亦不甚憐愛。

忽值磨鏡少年及門，女曰：「此人可與我爲夫；」白父，又不敢不從，遂嫁之。其夫但能淬鏡³，餘無他能；父乃給衣食甚豐具。

數年後，父卒。魏帥知其異，遂以金帛召署爲左右吏，如此又數年。至元和間，魏帥與陳許⁴節度使劉昌裔參商不協，使隱娘賊其首。隱娘辭帥之許，許帥能神算，已知其來，召牙將令曰：「早至城北，候一丈夫，一女子，各跨白黑衛；至門，遇有鵲來噪，丈夫以弓彈之，不中。妻奪夫彈，一丸而斃鵲者，揖之。云吾欲相見，故遠相祇迎也。」牙將受約，果遇之。隱娘夫妻曰：「劉僕射⁵真神人也！」及見劉公，劉勞之。隱娘夫妻拜曰：「得罪僕射，合萬死。」劉曰：「不然，各親其主，人之常事。魏今與許何異？請當留此，勿相疑也！」隱娘謝曰：「僕射左右無人，願舍彼而就

此，服公神明也！蓋知魏帥之不及劉也。劉問其所須，曰：「每日只要錢二百文足矣。」乃依所請。忽不見二衛所在，劉使人尋之，不知所向；後潛於布囊中，見二紙衛，一黑一白。

後月餘，白劉曰：「彼未知信，必使人繼至；今宵請剪髮繫以紅綃，送於魏帥枕前，以表不回。劉聽之，至四更，卻返曰：「送其信矣。是夜必使精兒來殺某，及賊僕射之首；此時當萬計殺之，乞不憂耳！」劉豁達大度，亦無畏色。是夜，明燭，半宵之後，果有二幡子，一紅一白，飄飄然如相擊於牀四隅；良久，見一人自空而踏，身首異處。隱娘亦出曰：「精兒已斃！」拽出於堂之下，以藥化爲水，毛髮不存矣。隱娘曰：「後夜當使妙手空空兒繼至；空空兒之神術，人莫能窺其用，鬼莫得躡其蹤；能空虛入冥，善無形而滅影。隱娘之藝，故不能造其境；此卽繫僕射之福耳！但以于闐玉，周其頸，擁以衾；隱娘當化爲蠛蠓，入僕射腸中聽伺；其餘無逃避處。」劉如言。至三更，瞑目未熟；果聞頸上鏗然聲甚厲；隱娘自劉口中躍出，賀曰：「僕射無患矣！此人如俊鶻，一搏不中，卽翩然遠逝，恥其不中耳；纔未逾一更，已千里矣。」後視其玉，果有七首割處，

痕逾數分，自此劉轉厚禮之。

元和八年，劉自許入京。隱娘不願從焉，云自此尋山水，訪至人。劉有厚贈，但請一一給其夫；劉如約。後漸不知所之。及劉薨於軍，隱娘鞭驢一至京師，柩前慟哭而去。

見劍俠傳 唐段成式撰

二 斬蛟

四川省灌縣西北灌江口，有一座趙將軍廟；這廟所祀的神，是隋朝的趙昱。究竟他有甚麼功德在民間，而要立廟供奉他呢？柳宗元所撰的龍城錄便載着下面這一段故事——這一類故事，是地方上的掌故，府志縣志也都有記載；至少是不致於完全虛構的。我們不能因為它跡近迷信，而忽視了它。

趙昱字仲明。隋初的時候，隱居在青城山學道。煬帝知道他是個賢人，幾次徵召他出來做官，他卻不肯受命。後來煬帝發怒，督責着益州太守臧賡強制他應召出山；趙昱沒奈何，只得奉

詔進京。煬帝要想籠絡他，賜他很高的爵位；不料趙昱卻辭謝不受，只請求煬帝，委他做四川的太守。煬帝依從了他，就命他做嘉州太守。這時候他年紀還只有二十六歲。

在這時候，犍為縣嘉陵江中有一個深潭，潭中盤踞着一隻老蛟。江中往來的行船，常常被它攔截，以致於覆沒傷人，為害已經很久。四川人提起此事，都非常害怕。原來趙昱的自己請求要做四川的太守，便是存心要斬除這隻孽蛟，替人民除害呀。——趙昱的原意是不做官則已；既然免不了要做官，那末必須要建立一番功德。

趙昱到任五個月，就有小吏們來告訴他這件事。這時趙昱剛剛派一批人，坐船到青城山去採辦藥料；行過嘉陵江，又被這孽蛟作祟，翻了幾隻船，溺死許多人。趙昱大怒，便親自帶着一千名兵士，和一萬名本州的男子，來到江邊，命他們在兩岸吶喊助威。趙昱自己便手執寶刀，聳身望江心一跳，頓時沒入水底。頃刻之間，江水泛起了血花，滿江盡成赤色；江底的吼聲，好像天空霹靂；兩岸的岩石，竟致崩裂了一半；再加兩岸一萬多人的齊聲鼓噪，真所謂驚天動地，擾海

翻江。同時有幾萬顆心，惦記着趙太守的危險；便有幾萬雙眼睛，注視着江中的演變。一回兒，只見趙昱左手提着一顆蛟頭，右手握着一柄寶刀，從波濤洶湧之中，奮身而出。岸上人又是一陣歡呼，纔結束了這一幕偉大的故事！

從此蛟患已除。全蜀民衆的擁戴趙昱，竟好像侍奉神明一般。隋末天下大亂，趙昱便棄官歸隱；從此便沒人知道他的下落。唐高祖卽位，追封趙昱爲神勇大將軍。四川人爲紀念他的功德起見，便在灌江口建立一座趙將軍廟——到如今還存在着——玄宗入蜀的時候，又加封赤城王。

*

*

*

*

*

*

【原文】趙昱字仲明，隱青城山學道。隋末，煬帝知其賢，徵召不起；督讓益州太守臧賡強起，昱至京師，煬帝縻以上爵，不就。獨乞爲蜀太守；帝從之，拜嘉州太守。時犍爲潭中有老蛟，爲害日久。截沒舟船，蜀人患之。昱蒞政五月，有小吏告昱：會使人往青城山置藥，渡江沒舟，溺

死者甚衆。昱大怒，率甲士千人，及州屬男一萬人，夾江岸鼓噪，聲振天地。昱乃持刀沒水，頃江水盡赤，石岩半崩，吼聲如雷。昱左手執蛟首，右手持刀，奮波而出。州人頂戴，事爲神明。隋末大亂，潛以隱去，不知所終。太祖賜封神勇大將軍，廟食灌江口。上皇幸蜀，加封赤城王。昱斬蛟時年二十六。

見龍城錄

唐柳宗元撰

三 小僕捉飛賊

一 御枕被盜

文宗皇帝有一件所愛的寶物，就是德宗時候于闐國所貢的白玉枕。這個玉枕，不但玉質精美，而且雕刻得非常細巧，真可算得是一件當代的奇寶。

這白玉枕平常是擺在皇帝的寢殿裏的。有一天忽然遺失了。皇帝的寢殿，禁衛何等嚴密？

不是得寵的妃嬪，尙且還不能進去，何況是平常人，而且此外的寶物，一件件地擺設得很多，並沒有一件遺失；獨有這白玉枕偏偏不見了。文宗驚駭已極！稍停一刻，便下詔在京城裏搜捕賊人。又暗暗地對朝中親近的大臣們說道：「這個玉枕，顯然不是外來的盜賊所偷；這賊一定是在禁城以內的。如果捕不到，那末遺失一個玉枕，倒還是一件小事；只恐怕還有重大的變故發生在後哩！你們衆大臣都有保護皇宮的責任，務必要捕到這個賊。不然，皇帝周圍的禁衛，還有甚麼用處呢？」一班大臣，只得惶恐認罪，請求限期十天捕賊。隨即宣布極重的賞格，把賞金貯存起來等候着。可是全城的大街小巷，一概搜尋到，終於一些形跡也沒有。皇帝的聖旨，非常嚴厲；因這件事而被拖累的人，也一天多似一天了。

將軍王敬宏，家裏有一個小僕，年紀纔十八九歲，資質很伶俐，辦事很周到。有一天，敬宏請一班同僚，在威遠軍會宴。從家裏帶了幾個侍妓去陪酒；內中有一個侍妓，善於彈琵琶。賓客們酒興正濃，便請她彈一曲聽聽。她說：「這裏的樂器不好；一定要我常用的樂器，纔能稱手。現在

時候已遲，到家裏去拿也來不及了。」不料那小僕在旁插言道：「你要用你自己所用的琵琶麼？我可以在片刻之間，替你拿到。」敬宏道：「你這話說得太不對了！軍營裏的禁鼓，已經打過；軍門也已經上鎖了。平常時候，你難道沒有看見過麼？怎麼還說可以去拿呢？」當下大家也就不注意他。後來又飲了幾轉酒；不料那小僕居然將那侍妓所用的琵琶，用一個繡囊盛着，從家裏拿來了。那侍妓便彈了幾隻曲子，賓客們都很開心。可是有一節，大家都不曾注意到。從威遠軍到王敬宏家裏，來往有三十多里路；而且在夜裏，路上又沒有兵士們保護。這小僕居然在倏忽之間，獨往獨來，足見他的本領不小。這時候，內宮玉枕被竊的這件案子，追捕很急，風聲正緊，因此敬宏很懷疑這小僕便是偷枕的賊。

二 偷枕賊並不是他

敬宏宴罷，等到天亮，帶着那小僕和侍妓們回家以後，便對那小僕道：「你在我家服役，已經有好幾年；我卻不知你有這一身好本事。我聽說世界上有一班俠客；大約你就是一位俠客

了。那小僕聽說便謝道：「我可並不是俠客，不過走路很快罷了。」接着便報告他自己的身世道：「我的父母都在四川，這幾年我單身偶然到京裏來，便在府上服役。現在我將要告辭回到家鄉去了。」敬宏聽他說要回家，覺得嫌疑越重。但是聽他繼續着說道：「還有一件事，我要藉此報答主人的恩惠。是那偷枕的賊，我早已知道他的姓名了，就在這幾天以內，我便要使他被捕受罪了。」敬宏聽到這裏，嫌疑頓時消失，隨即很興奮地說道：「這件事，不是平常的小事啊！你如果竟能辦到，那就可以救活許多人了。現在賊在甚麼地方呢？可以報告官廳去捉他麼？」小僕道：「偷枕的人，名叫田膨郎。他有時混在市場上，有時混在軍隊裏，行動是沒有一定的。他力氣很大，武藝很好，而且縱跳如飛。要想捉他，必須先打斷了他的腳；不然，即使在千軍萬馬之中，他也要逃走的。從今天起，再過兩夜，我帶着人在望仙門等着他。只要臨時機會碰得巧，一定可以捉住他。將軍便在我後面看着就是了。這件事情還要祕密爲是。」

三 功成身退

那時候，已經有十幾天不下雨了；天氣乾燥，每天到晚來，地面上的灰塵很多。望仙門本是交通要道，熱鬧異常，車馬行人，進出得很多。幾步路之間，人們就彼此不能相顧了。這一天傍晚，王敬宏便按照預定計畫，帶着那小僕，在那裏守候。

過不了多久，田膨郎和幾個少年，果然手挽着手，走進門來。在將進望仙門的時候，那小僕便握着一根毬杖，從暗地裏一躍而出，出其不意，揮杖向膨郎的腳上用力打去。只聽得「豁」的一聲，膨郎的左足骨已經打斷了。膨郎跌倒在地，仰面看見了那小僕，便嘆道：「我偷了玉枕來，不怕別人，就怕了一個你。現在既然遇着了你，那還有甚麼話講呢？」於是便把膨郎擡到禁軍的營裏，經過一次審問。膨郎乾脆地承認，絕不抵賴。

文宗皇帝，知道已經捉到了偷枕的賊，當然很為歡喜。又知道賊是禁軍所捉，便傳旨將膨郎帶上殿去，在御前親審。膨郎坦白地承認自己常在宮內暗中出入。事後文宗道：「此人實在是個俠客，並不是尋常的盜賊。」隨卽下諭將那被拖累而囚在監獄裏的幾百個人，一概開釋。

論功行賞，王敬宏家的那個小僕當然是第一個有功的人。可是他在捕捉田膨郎之先，早已告明主人，自己將要回鄉；等到成功以後，他便不辭而別，回四川去了。沒有方法可以找到他，只得賞給王敬宏本人罷了。

編者按：文宗說田膨郎是個俠士。我說田膨郎無故偷枕，連累了許多人，實在不成其爲俠；不過是個飛賊罷了。倒是那小僕，因救人而捉賊，功成身退，不貪名，不愛利，委實可以稱俠而無愧！可惜劍俠傳的原作者——段成式不傳他的姓名，反把田膨郎做了本篇的題目，他的觀念不免有些錯誤了！

*

*

*

*

*

*

【原文】文宗皇帝嘗寶白玉枕，德宗朝于闐國所貢，雕琢奇巧，蓋希代之寶。置寢殿帳中，一旦忽失所在。禁衛清密，非恩渥嬪御，莫有至者。珍玩羅列，他無所失。上驚駭，移時下詔於都城索賊。上密謂樞近曰：「此非外寇所入盜，當在禁掖。苟求之不獲，且虞他變。一枕固不

足惜，卿等衛我皇宮，必期罪人斯得；不然，天子環衛，自茲無用矣！內官惶慄伏罪。請以浹旬求捕。大懸金帛貯之，略無尋究之跡。聖旨嚴切，校繫者漸多，坊曲閭里，靡不搜捕。

禁軍將王敬宏常蓄小僕，年甫十八九，神彩俊利，使之無往不屈。敬宏與流輩於威遠軍會宴。有侍妓善鼓琵琶，四座酒酣，因請度曲。辭以樂器非妙，須常御者彈之。鐘漏已傳，取之不及。小僕曰：「若要琵琶，頃刻可至。」敬宏曰：「禁鼓纔動，軍門已鎖，尋常汝豈不見？何言之謬也？」既而就飲數巡，小僕以繡囊將琵琶而至，坐客歡笑。往復三十餘里，入夜且無行伍，既而倏忽往來，敬宏驚異。於時失枕，搜捕嚴急，意以盜竊疑之。

宴罷及明，遂歸其第，引而問之曰：「使汝累年，不知躑捷若此。我聞世有俠士，汝莫是？」小僕謝曰：「非有此事，但能行耳。」因言父母皆在蜀州。頃年偶至京國，今欲卻歸鄉里。有一事欲報恩：偷枕者，早知姓名；三數日當令伏罪。敬宏曰：「如此事即非等閑，遂令全活者不少。未知賊在何許？可報司府掩獲否？」小僕曰：「偷枕者，田彭郎也。市廛軍伍，行止不恆；勇力過

人，且善超越。苟非便折其足，雖千兵萬騎，亦將奔走。自茲再宿，候之於望仙門，伺便擒之必矣。將軍隨某觀之，此事仍須祕密。」

是時澗旬無雨，向晚埃塵頗甚。車馬騰踐，跬步間人不相顧。彭郎與少年數輩，連臂將入軍門，小僕執毬杖擊之，欬然已折左足。仰而窺曰：「我偷枕來，不怕他人；唯懼於爾。既此相值，豈復多言？」於是昇至左右軍，一歎而伏。上喜得賊；又知獲在禁旅，引彭郎臨軒親問；具陳常在宮內往來。上曰：「此乃任俠之流，蓋非常之竊盜。內外囚繫數百人，於是悉令原之。小僕初得彭郎，已告敬宏歸蜀；尋之不可，但賞敬宏而已。」

見劍俠傳

唐段成式撰

四 窮途奇遇

餘干縣尉王立，因爲在公事上發生錯誤，被上官斥革。閑居日久，資斧用盡，便窮得衣食無着。常到寺院裏去討飯充飢，到晚纔步行而歸。

有一天，求乞回來，有一個美麗的婦人，和他同路而行，或前或後，總是彼此相隨。於是不免和她講幾句話，她也有問必答，覺得很和氣。王立邀她到自己寓所裏談談，她便答應着跟來了。當夜便住在王立的寓所裏，王立又將自己的家世告訴她。情意很爲融洽。

第二天，那女子對王立道：「你的生活，何以如此窮困呢？我家稍微有些財產，你能和我去同居麼？」王立既愛她的美貌，又羨慕她的錢財，心裏當然是願意的；可是口裏不得不虛謝一番道：「我時運不濟，差不多快要餓死，那敢有這種希望！但是你又是怎樣生活的呢？」那女子道：「我向來是商人的妻子；丈夫故世已經有十年了。旗亭之內，還有一個鋪子。我白天到店裏做生意，夜裏便回家歇宿。每天得到三百個錢的餘利，便可以支持家用了。現在你授官的期限還沒有到；要想出去遊歷又沒有錢。如果你不鄙棄我，儘不妨住到我家裏去，慢慢地等候機會。」王立當然願意，從此便去與她同居了。

王立到她家裏以後，看她的家況，不窮不富，很可以維持生活。她便將門戶箱籠的鎖鑰，一

概交給了王立掌管。她每天早出晚歸，天天如此。每天出去之前，總先把王立一天的膳食使用，安排妥當；等到夜晚回家，她又帶着米肉錢帛回來交給王立，從來沒有缺乏的時候。王立憐惜她過於勞苦，勸她僱用奴僕；她總表示不必，王立也不能勉強作主。過了一年，居然生下一個孩子。於是每天中午，她再回來一次，給孩子哺乳。照這樣地和王立同居了兩年。

忽然有一天夜裏，她回到家裏，手裏提着一隻皮囊。神色慌忙，舉動急促，王立不免驚異。她便對王立流淚說道：「我身上負着一番極大的冤仇，已經有多年了；今天纔給我報了這個仇，我也便要離開此地了。你以後自己奮勉上進罷。這一間屋子，是我用五百緡錢自己買的，契書藏在屏風裏。家裏所有的資產，一概送給了你。孩子我不能帶去；這是你的兒子，請你好好地撫養他。」她講完這幾句話，便揩乾眼淚，和王立告別。王立仔細看她所提的皮囊，卻原來囊裏盛着一顆人頭！這件事情，突如其來，王立悲傷驚恐，神氣非常惶急。她又笑道：「你也不必多疑慮，無論何事，都不致於連累你。」說着起身，只見她提囊一躍，便飛過牆垣而去，身體好像飛鳥一

般。王立開門出來送她，她已經無影無踪了，王立那敢入睡，便在庭中往來盤旋。忽爾又聽得她重復回來了。王立連忙迎接，心裏只希望她打消了離家的主意，仍復在家裏過活。卻聽她進來說道：「我再給孩兒哺一次乳，免得我去後留着離別的怨恨。」她這兩句話的意思，原是很奇怪的，當下她便將兒子抱在懷裏喂乳，撫弄了一番；又過了一刻，她纔下了一個最後的決心，將兒子放進牀裏，撒下帳帷；只見她轉身一揮手，便又倏的出去了。王立無法挽留，只得上牀就寢。於是移近了燈，重新鈎起了帳帷；萬不料他向牀裏一看，那小孩兒已經身首分離了！王立這一驚，更覺魂飛魄散，險些兒嚇倒在地。他這一夜的驚駭和悲痛，真是有生以來所未遇。當然不能入睡，只得連夜收拾了血污的被褥，和小兒的屍首，悄悄地掩埋了事。

後來王立特地買了車馬和奴僕，去到附近的地方遊歷，留心探訪這件事；竟也訪不出甚麼消息。過了幾年，王立仍復得官，便將她所留的房屋財產，一概賣掉了去赴任。從此也不知道她的行跡了。

編者按：這俠女報仇殺人，還不足爲奇；所奇的是她爲甚麼又要殺自己的兒子？大約她是斬除了這塵世上的愛根，免得將來思念的緣故。可是她這手段未免太辣而又不近於情理了！

*

*

*

*

*

*

【原文】餘于縣尉王立，文書有誤，爲主司駁放；資財蕩盡，窮悴頗甚。每乞食於佛祠，徒行晚歸。偶與美婦人同路，或前或後依隨；因與言，氣甚相得。立因邀至其居，情款甚洽。翌日，謂立曰：「公之生涯，何其困哉？妾家資用稍備，能從居乎？」立既悅其人，又幸其給，卽曰：「僕之阨塞，陷於溝壑；如此實不敢望。然則子又何營生？」對曰：「妾素賈人之妻，夫亡十年。旗亭之內，尙有舊業。朝肆暮家，日贏三百，則可支。公授官之期尙未；出遊之資且無。脫不見鄙，但同處以須機可矣。」立遂就焉。閱其家，豐儉得其所。至於扃鎖之具，悉以付立。每出，必先營立之一日饌；及歸，則又攜米肉錢帛以付立，未嘗缺乏。立憫其勤勞，因令傭僕；婦託以他事拒之，立

亦不能強也。周歲生一子，惟日中再歸爲乳耳。凡與立居二年。忽一日提囊夜歸，意態徬徨。謂立曰：「妾有冤仇，痛纏肌骨，爲日深矣。伺便復仇，今乃得志，便須離此。公其努力！此居處，五百緡自置，契書在屏風中。室內資儲，一以相奉。嬰兒不能將去，此公之子也，公其愛之！」言訖，收淚而別。立不可留止，視其囊，乃人頭也。立甚驚愕，婦笑曰：「無多疑慮，事不相縈。」遂挈囊踰垣而去，身如飛鳥。立開門出送，則已不及矣。方徘徊於庭，遽聞卻至，立迎門接俟，曰：「更乳嬰兒以畢離恨。」就撫之，俄而復去，揮手而已。立迴燈舉帳，小兒身首已離矣。立惶駭，達旦不寐。則以財帛買僕乘，遊抵近邑，以伺其事；久之，竟無所聞。某年立得官，卽貨鬻所居赴任。後莫知其音問也。

見劍俠傳

唐段成式撰

五 離魂合體

「倩女離魂」這一個典故，在詞章家的筆下，已經引用得很長久了。這件故事的原作者是陳玄祐，題目叫做離魂記。元朝的劇作家鄭光祖，也曾採取這

件故事，編成一齣戲劇，劇名叫做倩女離魂。現在我把離魂記介紹在下面：

天授三年，清河張鎰在衡州做官，便帶着家眷，住在衡州。張鎰有一個女兒，名叫倩娘。容貌很美麗，行爲很端正。張鎰有一個外甥，名叫王宙，太原人。幼小便很聰敏，相貌也很俊秀。張鎰很爲喜愛，常說將來要把倩娘嫁給他。後來王宙和倩娘，都已經長大了；兩人互相感念，情意很深，甚至在睡夢之中常常相會。當然家裏人是不知他倆的心事的。

後來張鎰有一個幕下的屬員，向張鎰求婚；不料張鎰竟允許了他。倩娘聽說，鬱抑非常，王宙也很爲憤恨。表面上沒法反對，王宙便對張鎰假說有事，要動身入京。張鎰留他不住，只得送了他一批極厚的禮物，讓他出去。這時王宙的心裏，當然是悲痛極了。

王宙自從和舅父張鎰作別以後，坐便船啓行。在傍晚的時候，又經過幾處山郊，不覺已經夜半，便停船過夜。王宙滿懷怨恨，兀自睡不熟。忽聽得岸上有人走來，腳步聲非常急促，一回兒便走上船來。王宙掀開艙門，要想問話；只見來者正是他的意中人倩娘。他事出意外，一喜一驚，

幾幾乎發狂連忙攆着她的手，問她何能來此？倩娘哭道：「郎君有這樣的深情厚義，我是非常感激的。現在我父親要剝奪我的志願，命我去改嫁他人；我當然是不願意的。又知道郎君的情深義重，決不會改變心腸，所以我情願犧牲性命，奔來跟着你。」……王宙自從他舅父悔約而負氣出門以後，對於倩娘的婚事是早已絕望了；現在萬不料倩娘竟會自動跟上來。有這意外的遭遇，當然便有意外的歡喜。當下便將倩娘藏在船裏，連夜開船逃走；在路上催促船家加倍趕快；經過幾個月，便到四川住下。

經過五年，倩娘生了兩個兒子。他們和舅家——也是岳家，當然斷絕消息。可是倩娘很有孝心，時時刻刻思念她的父母。常和王宙哭着說：「我從前因爲不肯辜負你的情義，所以不顧大義，奔走跟着你。到如今，已有五年了。我受父母的一番養育之恩，沒有一些報答；我那有面目活在人世上呢？」王宙聽說，也很爲感動；便安慰她道：「我快要送你回家去了，你不必悽涼！」

有一次，王宙預備妥貼，便僱船陪送倩娘，回衡州去探望父母。既到之後，王宙先自單身上

岸，到張鎰家裏，見過了舅父母，說明此事；再表示謝罪。萬不料張鎰夫妻聽他說罷之後，竟一無所知；反而說道：「倩娘病在閨中，已有五年，足不出戶；怎說倩娘奔來和你做夫妻呢，你這話未免太奇怪了。」王宙一聽，也覺詫異，便道：「倩娘和我同來，此刻還在船裏；豈有假的不成？」張鎰不免大驚，便連忙派人到船裏去察看，究竟是真是假。到船之後，果然看見倩娘，明明坐在船裏；而且和顏悅色問那去看的人道：「我父母兩夫人都平安麼？」去看的人也來不及和她答話；連忙飛快地回去報告。這船裏的倩娘，也便上岸進府來了。那閨中病着的倩娘，起初聽說此事，便欣然起床，飾粧更衣，笑吟吟地不講一句話。等到船裏的倩娘進來，她便出去相迎；兩個倩娘接觸之後，竟在倏忽之間，合併成爲一個身體，仍然變成一個倩娘。同時身上的衣服，卻穿着兩重了。

張家因爲此事太覺怪誕，未免駭人聽聞；而且容易被人議論，所以嚴守祕密，不肯張揚。只有幾家密切的親戚，暗地裏知道這件事。

【原文】天授三年，清河張鎰因官家於衡州。有女倩娘，端妍絕倫！鎰甥太原王宙，幼聰悟，美容範。鎰常器重，每曰：「他時當以倩娘妻之。」後各長成，宙與倩娘常私感想於寤寐，家人莫知其狀。後有賓僚之選者求之，鎰許焉。女聞之而鬱抑，宙亦深恚恨，託事請赴京，止之不可，遂厚遺之。宙陰恨悲慟，決別上船。日暮至山郊數重，夜方半，忽聞岸上有一人行聲甚速，須臾至船，問之，乃倩娘徒行而至。宙驚喜發狂，執手問其從來，泣曰：「君厚意如此，寢相感。今將奪我志，又知君深情不易，思將殺身奉執，是以亡命來奔。」宙非意所望，欣躍特甚。遂匿倩娘於船，連夜遁去，倍道兼行，數月至蜀。凡五年，生兩子。與鎰絕信。其妻常思父母，涕泣言曰：「吾曩日不能相負，棄大義而來奔君，向今五年，覆載¹⁰之下，胡顏獨存也。」宙慰之曰：「將歸無苦！」遂俱歸衡州。既至，宙獨身先至鎰家，首謝其事。鎰曰：「倩娘病在閨中，何其詭說也？」宙曰：「見在舟中。」鎰大驚，促使人驗之，果見倩娘在船中，顏色怡暢，問使者曰：「大人

安否？」家人異之，疾走報鎰；室中女聞喜而走，飾粧更衣，笑而不語；出與相迎，翕然而合爲一體；其衣裳皆重。其家以事不正，祕之；惟親戚間有潛知者。

離魂記

唐陳元祐撰

六 紅葉題詩出御溝

中書舍人盧渥，在進京應試那一年，偶然出去遊玩，走到御花園外面的御溝邊。那御溝的水，本是從御花園裏面流出來的。忽然看見水面上有一張紅葉，覺得可愛，便命僕人撈起來。又見那葉上題着一首五言絕句的詩，詩意很有情趣，便將它帶回藏在巾箱裏。

後來宣宗皇帝遣散宮女，下詔允許她們嫁給官吏們。盧渥曾經在范陽做官，便也娶了一個宮女爲妻。結婚之後，那宮人在盧渥的巾箱裏，看到了他所藏的紅葉，不禁連聲感歎。原來這紅葉上的詩，便是她親手所題。她便告訴盧渥道：「我當時在宮裏沈悶無聊，偶然在紅葉上題了這首詩，丟在御溝裏。想不到它卻落在郎君手裏；又想不到我今天還會嫁給您。而仍然看到

這首詩。天下竟有這樣奇巧的事情！這不是天生的因緣麼！盧渥再看她的筆跡，也不免詫異。她這詩道：

「流水何太急？

深宮盡日閒；

殷勤謝紅葉，

好去到人間！」

※

※

※

※

※

※

【原文】中書舍人盧渥，應舉之歲，偶臨御溝，見一紅葉。命僕搴來；葉上有一絕句。置於巾箱。及宣宗既省宮人，初下詔許從百官司吏。渥後亦一任范陽，獲所退宮人。宮人覩紅葉而吁嘆久之，曰：「當時偶隨流；不謂郎君收藏巾篋！」驗其書跡，無不訝焉。（詩見前）

見雲溪友議

唐范摅撰

編者按：此外還有兩段大同小異的故事，附載在下面：

唐德宗時候，奉恩院王才人的養女鳳兒，題詩在紅葉上，浮在御溝裏，流到宮外，被進

士賈全虛所得。金吾官奏明了這件事，德宗便命將鳳兒嫁給全虛爲妻（見侍兒小名錄）
唐僖宗時候，宮女韓氏，用紅葉題詩，從御溝裏流出；被于祐（一說是李茵）所得。祐也題一首詩，投在御溝的上流，流進御園，韓氏也得到了。後來朝廷釋放宮女三千人，于祐卻巧娶到韓氏。各人拿出彼此所得的紅葉詩，互相觀看，認爲天緣。見（太平廣記）
 後世的詞章家寫作男女婚姻的文詞，常用「紅葉聯媒」這個典故。不過是否事實，那就別無考證罷了。

七 風送滕王閣

王勃所著的滕王閣序，的確是一篇好文章。到如今還是有人傳誦着。據王保定所編的摭言裏面說：當王勃著這篇序的時候，還有一節離奇的故事。雖然稍涉迷信，但是傳說已久，我們姑且當它神話看罷。

王勃字子安，龍門人，幼年就有極聰明的名譽了。

他的父親福時，在洪都做官。這一次他從家裏動身，到洪都去看望父親。——又一說：他父親在交趾做官，他到交趾去看望父親，經過洪都。——船到馬當山，江裏風大水湧，不能繼續前進；只得在一座廟的下面停船，想等到風平浪靜再開。

王勃閒着沒事，就上岸去游玩游玩。忽然看見一個老頭子，坐在一塊石頭上。鬚鬚眉毛，都已雪白；而顧盼之間，卻很有神氣。看見王勃走來，就遠遠地招呼道：「小朋友，你從那裏來啊？明天是重陽節，洪都滕王閣有一個很熱鬧的宴會。你如果能夠趕得上去赴宴，就在席上做一篇好文章，這名望就可以永遠流傳而不會消滅了！」說着，王勃已經走近，便道：「這裏距離洪都，有六七百里路程，一夜工夫那裏能夠趕得到呢？」老頭子道：「這裏是屬於中元水府的地方；就是我所管轄。你如果決意今夜動身，那末我就暗中幫助你，使你當夜到洪都。」王勃聽說，正在拱手致謝；忽然就不看見那老頭子了。王勃驚奇已極，曉得是遇着水神了。便依着他的話，當晚開船；一路的順風，推着風帆，快得異乎尋常，居然當夜便到了南昌。

第二天就是重陽也就是滕王閣會宴的日期，王勃便去參加宴會。這宴會是南昌都督閻伯嶼所領導的。閻都督的愛婿吳子章，也在席中。閻都督有意命子章預先做好一篇滕王閣序，要想當天在宴會席上，叫他當場寫出來，假說是臨時即席的作品；希望到會的賓客們大家稱贊一番，使他出出風頭，同時自己面上也有些光彩。

等到開宴的時候，閻都督假意說要請那一位做一篇滕王閣序，就把作文的卷紙先送給在座的賓客。賓客們大家猜透閻都督的用意，都推讓着不做。一位一位地傳過來，最後輪到王勃手裏；不料王勃竟老實不客氣地接受下來，不再推讓了。這時候王勃年紀還只有十四歲，坐在最末的一席。閻都督嫌他擾亂了「給女婿出風頭」的預定計畫，心裏不免惱怒。一面卻暗地裏吩咐幾名吏員，站在王勃身邊，看看王勃寫出甚麼詞句，便一句一句到內室去報告。意思是：「我看你這小子，做得出甚麼好文章？」

好一個聰明智慧的王子安，年紀雖小，膽量卻大。他接卷在手，不慌不忙，提起筆來，先寫兩

句起句道：「南昌故郡，洪都新府。」那吏員看了，便去報告；閻都督聽了之後，輕蔑地笑道：「這兩句不過是老生常談罷了！」王勃又寫下兩句道：「星分軫翼，地接衡廬。」閻都督聽得報告，仍然輕笑道：「這兩句也不過是故事罷了，有甚麼出色呢？」後來聽到「襟三江而帶五湖，控荆蠻而引甌越，」覺得已經有些意味。不能再和頭上幾句一般地嗤笑了，便沈吟不語。後來吏員們接二連三地報告進來，他越聽越覺得精采，便連連點頭；表面上雖然不露聲色，心裏卻已經讚許起來了。等到聽得：「落霞與孤鶩齊飛，秋水共長天一色。」這兩句，實在美妙已極，閻都督的良知已經不許可他一味偏袒自己的愛婿了。他便很興奮地稱贊道：「這真正是天才啊！」一回兒全卷告成，閻都督非常歡喜，那位等着想出風頭的吳子章，只得抱慚掃興而退。閻都督便自己特設一席，款待王勃；等到王勃告辭，閻都督又贈五百匹緜作爲酬勞品。

王勃這篇滕王閣序，從此就一直流傳到現在。我們學生時代所讀的古文觀止裏，就載着這一篇。

【原文】王勃字子安，龍門¹¹人，早負俊聲！其父福時，官洪都。¹²勃自汾省親（按一說：勃父福時，官交趾¹³，令勃省父過南昌，）舟次馬當，¹⁴阻風濤，不得進；因泊廟下。登岸縱觀，忽見一叟，坐石磯上，鬚眉皓白，顧盼異常！遙謂勃曰：「少年子何來？明日重九，滕王閣¹⁵有高會；若往會之，作為文詞，足垂不朽矣！」勃笑曰：「此距洪都為程六七百里，豈一夕所能屆耶？」叟曰：「茲乃中元水府，是吾所司；子若決行，吾當助汝。」勃方拱謝，忽失叟所在。依其言發舟，清風送帆，倏抵南昌。¹⁶次日入謁，果不爽期。時都督閻公有壻吳子章與筵，公令宿構序文，欲以誇客。及宴，先授簡四座，四座咸辭；次第至勃，受命不讓。時勃年十四，坐於席末。閻公意不平，乃命吏候於勃旁，俟下筆，即報。勃說起云：「南昌故郡，洪都新府；」公笑曰：「老生常談耳。」次云：「星分翼軫，¹⁷地接衡廬；¹⁸」公曰：「故事也。」又報曰：「襟三江¹⁹而帶五湖，²⁰控荆蠻而引甌越；」公即不語。俄而數吏沓至，公即領頤而已。至「落霞與孤鶩齊飛，秋水共長天

一色，「不覺矍然曰：『真天才也！』頃而文成，公大悅。子章聞之，慚而退。公私宴勃，既行，贈以

五百緞。

見撫言

唐王保定撰

八 一幅名畫的流傳史

顧愷之（字長康）是晉朝著名的畫家。他曾經畫過一幅清夜遊西園圖，圖上畫的是當時的大臣，夜遊西園。梁朝的幾位藩王，都有題跋。跋尾說道：「圖上若干人，並食天廚。」意思是說圖上所畫的人，都是當時吃過皇家御廚飯的人。

這幅名畫，經過南北朝，流傳到唐朝。貞觀年間，像褚遂良（封河南郡公，世稱褚河南）等幾位有名的賢臣，也多有題跋，後來收藏在張維素家裏。元和年間，有旨宣召維素和鍾元常寫道德經；寫就以後，維素便將這幅圖，一併獻進內宮。——進獻的表是李靖所作——又經過許多年，宮中的內侍崔潭峻，從宮裏帶出，於是又流傳在民間了。再後來，維素的兒子周封在京裏，

有人將這幅名畫來賣。周封一見，知道此畫本是家裏世傳的東西，不覺驚異，便用幾匹絹買了回來。

這幅寶畫，張家失而復得，當然不免有人知道。收藏了幾年之後，有一天，忽然聽得有人敲門的聲音很急，開門一問，只見來了幾個人，聲勢很爲煊赫。對周封道：「我們是仇中尉派來的人。中尉叫我們傳話給你，知道清夜圖在你家裏，仇中尉要用三百疋絹和你交換。」周封怕他們的勢力，只得將圖交出；第二天，他們也果然將絹送來了。到後來，纔知道所謂仇中尉買畫，原是他們捏造的情節。實在是那時有一個豪士，要想請求判鹽鐵的長官王涯，給他做江淮大鹽院的鹽官；王涯很愛這幅畫，便對那豪士道：「你如果找得到這幅寶畫來給我，我便答應你的請求。」那豪士訪知此圖在張周封家裏，又知道周封家裏並不富有，所以纔用這詐騙的方法，來取得這幅圖。從此這幅圖，又流轉到王家。

後來王涯家裏發生變故，這畫又不知經過多少轉折，竟流落在一家粉鋪子裏。被侍郎郭

承殿的管門人發見，用三百個錢買來，獻給了郭侍郎。郭承殿身故之後，又轉輾流傳到丞相令狐綯家裏。有一天，宣宗問令狐丞相道：「你家裏有甚麼名畫麼？」對道：「有一幅晉朝顧愷之的清夜遊西園圖。」第二天，便獻進宮去。從此這幅名震數朝的寶畫，仍舊收進了皇宮了。

※

※

※

※

※

※

【原文】

清夜遊西園圖，顧長康畫。有梁朝諸王跋尾處云：「圖上若干人，並食天廚。」

貞觀中，褚河南諸賢題處具在。本張維素家收得；元和中，宣維素并鍾元常寫道德經，同進入內。——時張公鎮并州，進表李太尉衛公作也。——後中貴人崔潭峻，自禁中將出，復流傳民間。維素子周封在京，一日有人將此圖求售；周封驚異！遽以絹數疋易得。經年，忽聞款關甚急，問之，見數人，同稱仇中尉傳語，知清夜圖在宅，請以絹三百匹易之。周封憚其脅迫，遂以圖授之；明日，果賣絹至。後方知詐偽；乃是一豪士，求江淮大鹽院，時王涯判鹽鐵，酷好此畫，謂此人曰：「爲予訪得此圖，然遂公所請。」因爲計取耳。及王家事起，復落在粉鋪內。郭侍郎承

殿閣者以錢三百買得，獻郭公。郭公卒，又流傳至今狐家。宣宗嘗問相國有何名畫，相國具以圖對，復進入內。

見尙書故實 唐李綽撰

九 真真

進士趙顏，在一個畫工家裏，得到一幅軟幃；幃上畫着一個美麗的婦女。趙顏笑對那畫工道：「世界上決沒有這樣美麗的婦人的。如果她能活起來，我願意娶她爲妻。」不料那畫工道：「我這一幅是神畫呀！所畫的美女，也是有名字的，叫做真真。你如果叫着她的名字，接連一百天，日夜不歇，她就會答應；你一聽她答應，立刻用百家綵灰酒，灌在她口裏，她便活着下來，竟是一個人世間的人了。」

顏聽了那畫工的話，便帶着那幅軟幃，回到家裏，預備着百家酒，晝夜叫着真真的名字。叫滿一百天，那畫上的美人，果然出聲答應了；趙顏連忙將酒灌進她口裏。那美女飲完了酒，便從

幃上走下地來，變成一個活人；能言，能笑，能飲，能食，一切舉動，和平常人一般無二。她對趙顏道：「承你虔誠呼召，我願意來做你的妻子。」從此，她便在趙家生活着。

過了一年，生了一個兒子。

在小孩兒已經兩歲的那一年，趙顏有一個朋友，知道了這件事，便對趙顏道：「這美女顯然是個妖怪呀！到將來一定有害於你。我有一柄神劍，可以斬除她。」這一天夜裏，便將神劍送去給趙顏。不料那劍剛剛送到室內，真真便對趙顏道：「我本是南岳的仙女。世上的人，無端要畫我的形貌；你又呼叫我的名字，我纔下來，和你做夫妻；於你是絕對沒有害處的。現在你已經疑惑我了，我可不能再住。」說罷，便帶着孩兒，仍然走上軟幃，嘔出了先前所飲的百家酒。再看她，依然變成了軟幃所畫的美女了；同時那軟幃上又添了一個孩子。

編者按：這一段神話，是杜荀鶴所撰的松窗雜記所載。後世詞章家，在筆下形容女子的美麗，便常用「畫裏真真，呼之欲出」這個典故。

*

*

*

*

*

*

【原文】進士趙顏，於畫工處得一軟幃，圖一婦人甚麗。顏謂畫工曰：「世無其人也！可令生，予願納爲妻。」畫工曰：「余，神畫也。此亦有名，曰真真，呼其名百日，晝夜不歇，卽必應之；應則以百家綵灰酒灌之，必活。」顏如其言，百日晝夜不止，乃應曰：「諾。」急以酒灌之，遂呼之活，下步言笑，飲食如常，曰：「謝君召妾，妾願事箕帚。」終歲生一兒，年二歲，友人曰：「此妖也，必與君爲患。余有神劍，可斬之。」其夕，遺顏劍，劍纔及顏室，真真乃曰：「妾，南岳仙也。無何爲人畫妾之形，君又呼妾之名，既不奪君願，君今疑妾，妾不可住。」言訖，攜其子，卽上軟幃，嘔出先所飲百家酒。視其幃，惟添一孩子，仍是舊畫焉。

見松窗雜記 唐杜荀鶴撰

十 煉炭

乾符年間，有一位姓李的州官，罷官住在洛陽。他因爲感激一家貴族的舊恩，要想備辦一

桌酒席，請那貴家的子弟，到來赴宴，表示一番敬意。這時候敬愛寺的和尙聖剛，和這貴家是向來交往的。李使君便去和聖剛商量辦席的事情。聖剛道：「我做他家的門徒已經長久了。我常常看他家的飲食，是非常奢侈的。凡是烹煮的食品，都用炭，而不用柴。稍微差一點兒，便不合意了。這是他家驕貴安逸奢侈華麗成爲習慣了，你能否請得他們到？並且您所辦的筵席，能否適合他們的胃口呢？」李道：「他們如果要吃朱象的髓，白猩的脣，那末我恐怕難以辦到；如果只不過辦一席精緻的小筵，想來並不很難。」於是李使君便回去四面尋求極珍奇的食品，叫自己的妻奴親自用好炭烹調，備好了極豐盛極高貴的筵席。特地揀選日期，邀請那貴家的子弟，到來赴宴。恭敬嚴肅，自然是不必說了。不料每種餚饌送上桌來，那幾位貴家子弟，一些也不進口。主人再三揖請，他們只不過吃些果品罷了。後來送上米飯來；這幾位貴客，只不過吃了一小匙，便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，好像是嚼草吞針，不能下咽，恨不得吐出來。李使君也想不出甚麼原因，只得自認烹調不佳，連連道歉。

第二天，李使君會見聖剛，將前天請客的情形，告訴了他。聖剛道：「原是啊，我前天告訴你的話，豈是胡說的呢？」後來聖剛又到那貴家去，特地問道：「李使君恭恭敬敬地備了一桌筵席，餚饌大可以算得豐美而且潔淨了，諸位何不略微領他一點盛意呢？」那幾位貴族子弟道：「只因他們調味和烹煮都不得其法啊！」聖剛又道：「別種餚饌，即使都不合口胃；那末他們特地用炭煮的飯，還有甚麼嫌憎之處呢？」他們又答道：「上人，您可不知道煮飯的方法呀。凡是煮飯所用的炭，必須先烘得煖而且熟，這叫做「煉炭」；煉熟之後，纔可以用來煮飯。不然，飯裏還有一股烟火氣。」李使君家裏的炭，沒有經過煨煉，所以難以進口。」聖剛聽了，不覺大笑道：「這就不是我這窮和尚所能完全知道的了！」心裏卻想道：「你們未免太奢侈了！」

後來巢湖的匪兵，攻陷了洛陽；那貴家的財產，完全被劫；子弟們都和聖剛同伴逃難，躲在山谷裏，接連三天，找不到一些飲食，肚子餓得非常難過。這班貴家子弟，平時養尊處優，那有吃過這樣的苦楚。幸而三天以後，匪兵稍遠；他們和聖剛纔逃出山來，鄉村小店，剛剛開門。有一家

店，用一種極粗劣的米，煮成了飯，擺着出賣。這幾位貴家子弟，都已囊空如洗。倒還是聖剛和尚，袋裏還有幾百個錢。便買了些飯，用土杯盛着，請他們同吃。他們肚子已經餓極，真所謂「饑不擇食」，吃得津津有味。好像從前所吃的山珍海味，都沒有這次粗米飯的香美。聖剛和尚不禁想起從前李使君宴客的這一回事，便感慨地笑着點化他們道：「這飯並不是煉炭所煮，不知道諸位郎君，還可以下咽麼？」這幾位貴家子弟聽了，都覺得非常慚愧，只得低頭不語。

※

※

※

※

※

※

【原文】乾符中，有李使君，出牧罷歸，居在洛陽。深感一貴家舊恩，欲召諸子從容。有敬愛寺僧聖剛者，常所往來；李因以其宴爲說。僧曰：「某與爲門徒久矣。每觀其食，窮極水陸。滋味當饌，必以炭炊，往往不愜其意，此乃驕逸成性。使君召之，可乎？」李曰：「若朱象髓，白猩脣，恐未必能致；止於精辦小筵，亦未爲難。」於是廣求珍異，俾妻奴親爲調鼎，備陳綺席；選日邀致弟兄列坐，矜嚴殊甚。餽羞每至，曾不入口；主人揖之再三，唯沾果實而已。及至進餐，但置一

匙於口，各相晒良久；若嚼葉吞針！李莫究其由，但以失飪爲謝。明日，復見聖剛，備述諸子情貌。僧曰：「前者所說，豈謬哉？」既而造其門，問之曰：「李使君特備一筵，餽饌可謂豐潔，何不略領其意？」諸子曰：「燔炙煎和未得法。」僧曰：「他物縱不可食，炭炊之餐，又嫌何事？」乃曰：「上人未知，凡以炭炊饌，先煖令熟，謂之『煉炭』，方可入爨；不然，猶有烟氣。」李使君宅炭不經煉，是以難食。」僧大笑曰：「此則非貧道所知也。」及巢寇陷洛，財產剽掠俱盡，昆季數人，乃與聖剛同竄，潛伏山谷，不食者至於三日！賊鋒稍遠，徒步而出，小店始開，以脫粟爲餐而賣。僧囊有錢數百，買於土杯同食。腹枵既甚，膏粱之美不如！僧笑而謂之曰：「此非『煉炭』所炊，不知堪與郎君吃否？」皆俯頭慚覩，無詞以對。

見劇談錄

唐康

駢撰

十一 和尙焚身

李抱真鎮守潞州，有一次軍糧缺乏，無法可想。這時候潞州寺裏，有一個老和尙，很得民衆

的信仰。古時的人民，迷信神權。他們爲祈求私人的幸福，而對於寺廟的施捨，是很慷慨的。如果爲了國家社會的公益，而要叫他們多捐幾個錢，那便非常吝嗇了。所以地方官命令的效力，有時反不如和尚的幾句經咒，這也是我們中國古人——不但古人——的一種弱點！

後來李抱真想出一個計畫，去和那老和尚商量道：「我要借您和尚的道法，來接濟我軍中的糧餉，您看可辦不可辦？」和尚道：「那有甚麼不可呢？」抱真道：「那末，我們只要向外宣傳，說您大和尚定於某月某日焚身升天，勸民衆到場禮拜，和布施求福。我卻掘一個地道，通到內宅；等到火起，您便從地道中出來就是了。」和尚欣然答應。

抱真和老和尚商量既定，便照預定的計畫進行，向外大事宣傳。到期，在場上積起了乾柴，擺齊油桶，先召集許多和尚，做七日七夜道場。場上香煙繚繞，燈燭輝煌，鐘鼓齊鳴，梵唄雜作，好不莊嚴熱鬧！抱真又先引導那老和尚在地道裏出入一次，使他不致疑惑。老和尚隨即身登法座，手執香爐，向大眾講經說法。抱真又率領許多文武官吏，在下面虔誠禮拜。先將自己的俸祿，

作爲布施，堆在壇下。這一來，早驚動了遠近的百姓，大家都以爲老和尚不日便可以升天成佛，爲要祈禱本身的福壽，所以不約而同地前來禮拜；接着便將金銀財帛，爭先恐後地施捨上來，價值竟在萬萬以上。

道場七日既滿，老和尚實行升天。抱真命人點起了火，加上了油；同時衆和尚們敲動法器，同聲念佛，嘈雜得驚天動地。不料抱真已經將地道的進口，堵塞住了，一霎時，火上加油，烈焰飛騰，便把老和尚和乾柴都燒成了灰。然後檢點布施所得的財帛，一概載上車子，送進軍庫；解除丁軍糧缺乏的恐慌。從此那老和尚再也不能假借佛法來惑衆斂錢了。

*

*

*

*

*

*

【原文】

李抱真之鎮潞州²¹也，軍資匱乏，計無所爲。有老僧，大爲郡人信服，抱真因詣之，謂曰：「假和尚之道，以濟軍中，可乎？」僧曰：「無不可。」抱真曰：「但言擇日焚身，某當於使宅鑿一地道通連。候火作，卽潛以相出。」僧喜從之。遂陳狀聲言，抱真命於場上積薪貯油，

因爲七日道場，晝夜香燈，梵唄雜作。抱真亦引僧入地道，使之不疑。僧乃升座執爐，對衆說法。抱真率監軍僚屬，及將吏，膜拜其下；以俸入檀施堆於其旁。由是士女駢闐，捨財億計。滿七日，遂送柴灌油發餼，擊鐘念佛；抱真密已遣人填塞地道。俄頃之際，僧薪並灰。數日，藉所得貨財，輦入軍資庫。

見尚書故實 唐李綽撰

十二 唐朝的義妓——李娃

可是唐朝卻有一位極著名的義妓，便是李娃。她的心術和行事，很是難能可貴。到後來居然受封爲汧國夫人。義妓傳裏有她一篇專傳。唐朝有名的文士監察御史白行簡，曾經做過一篇李娃傳。元朝的劇作家石君寶，曾經採取她的事蹟，編成一種劇曲，名叫曲江池。明朝的劇作家薛近兗，又曾編成一種繡襦記。幾百年來，常常在舞臺上演出。——近代戲劇裏，有一齣打子教歌，也就是扮演此事，不過情節稍有不同。劇中的男主角鄭

元和，便是所謂滎陽公的兒子；女主角李亞仙，便是汧國夫人李娃情節非常曲折意義也很深刻，很值得我們再來介紹一下。

一 初入迷途

天寶年間，常州刺史滎陽公（白行簡的原傳故意將名字隱諱；滎陽是鄭姓的郡名。）他家本是常州的大族，很有名望。他自己將近五十歲年紀；有一個兒子滎陽生，纔不過二十歲左右，有文才，有品貌，確是一個很優秀的青年。他的父親對他當然非常喜愛，而抱着無窮的希望。

這一年，他將要進京去應秀才的考試了。他父親喜孜孜地給他預備極體面的行裝，又給他預備進京以後的旅費。對他說道：「我看你的文才，當然是一試便中的。現在我給你預備兩年極寬裕的用費，使你可以專心上進，早些得意。」滎陽生也自以為登科及第，是很有把握的。於是騎着駿馬，帶着書僮，和許多行李，動身離鄉；經過一個多月，纔到京城，住在布政里讀書。

有一天，他騎馬遊玩東市。回來，進平康里東門，要想上西南去訪友。平康里本是妓院聚集的地方。他走到鳴珂里，看見有一所住宅，門庭並不很大，而門裏的房屋，彷彿很深遠。兩扇大門，一開一閉；正有一個美麗的女子，倚着一個小丫鬟，立在門外。看她的姿色，美妙非凡。榮陽生不覺神迷意蕩，便故意勒住了馬，留戀着不去；他又故意將鞭子假作失落在地上，等他的從人趕上來，命他拾起，藉此延挨時刻。同時一眼一眼地瞧那女子，那女子也回轉眼光，痴痴地看他；情意之間，好像很爲愛慕。可是榮陽生畢竟是個初出道兒的少年，竟不敢開口講一句話。後來覺得無法再留戀了，只得慢慢地走馬而回。

榮陽生自從見過了那女子之後，便整日價心神恍惚，諸事無心了。於是暗地裏去打聽一位熟悉長安情形的朋友。那朋友道：「這是李家的妓院呀。」榮陽生道：「那末李家這個妙人兒，可以求到手麼？」那朋友答道：「李家是極富裕的妓院，和這妙妓有交情的人，都是富貴人家的子弟，纏頭的代價，是很大的。不是幾百萬，恐怕不能買動她的心吧？」榮陽生道：「假使

要想親近她，而恐怕她不肯，那末化上幾百萬，我也決不吝惜。」

過了幾天，榮陽生便換上很華美的衣服，獨自前去。上前敲門，便有一個小丫鬢開出門來。榮陽生假意問道：「這是那一家的府第啊？」那小丫鬢一看，且不回答，卻回身便走；一面跑，一面大叫道：「便是前次在門前落卻馬鞭的那位郎君呀。」又聽裏面嬌滴滴的聲音說道：「你且請郎君外間裏坐，我要裝飾裝飾換換衣服纔能出來見客呢。」聽她主婢語氣之間，足見那一天門前相見，她芳心之中，也已經有了榮陽生的印象了！榮陽生聞言會意，暗自歡喜。那丫鬢便引他進去，先和李娃的假母李姥相見。榮陽生恭恭敬敬地對李姥道：「聽說此地有空屋出租，有這件事麼？」李姥道：「房屋是有的；只恐怕太狹窄太粗陋罷了，那肯還敢說租金呢？」說着便請進會客室，和榮陽生對坐說道：「我有一個小女兒，技藝很平常，我叫她出來見見。」說罷，便命丫鬢請姑娘出來。榮陽生一看，果然便是那天門前所見的那個李娃，容貌體態，美豔已極！當下兩相拜見，重復坐下，便款款殷殷地攀談起來。又覺得她一舉，一動，一顰，一笑，……都是

窮妍極媚。接着送上飲食，一切食用之品，也都是非常精美。

坐久以後，天氣將晚；李姥便問榮陽生的住處。他假答道：「在延平門外幾里路。」意思是故意說得遠些，希望李姥能留他住宿。不料李姥卻道：「更鼓已經動了，應當快些回去，不要犯了夜禁纔好。」榮陽生聽她這一說，便逼緊一步道：「我微倖遇到姑娘，談談說說，不覺得時候已遲；現在離家路遠，城裏又無親戚，我便怎麼是好呢？」幸虧李娃道：「您如果不嫌我家狹窄，那末您本來要搬來住，今天先宿一夜，有甚麼妨礙呢？」榮陽生偷眼瞧瞧李姥的神色，李姥倒也唯唯地表示答應了。當下便移坐西堂，又見一切簾幙裝奩之類，都是非常精美。隨即點燈，又獻上酒飯；飯後，他倆談笑得更加親熱，當夜便徵得李姥的許可，成就了臨時夫妻。第二天，榮陽生便帶同隨身所有的行李資斧，和書僮駿馬，一齊搬到李氏妓院裏去住。從此他便沈迷在溫柔鄉裏，和李娃日夜廝守着，絕跡不出門，和朋友們相會。

二 金盞被逐

榮陽生在這銷金窟——李氏妓院裏住了幾個月之後，他父親給他所預備的兩年的旅費，便漸漸短少；終於囊空如洗了。接着便賣掉了駿馬，又賣掉了書僮；總之不過一年有餘，便把所帶的金錢、衣服、駿馬、書僮，一概銷磨淨盡。這時候，李姥的待遇，便逐漸地冷淡了。可是李娃待他的情意，卻愈加深厚。

有一天，李娃對榮陽生道：「我和你同居了一年，可是還沒有懷孕。常聽人說：竹林寺的神道，很有靈驗！我想和你備些祭品，同去燒香祈禱一番，你看如何？」榮陽生不知道她是李姥所授的詭計，便欣然表示同意；便將衣服在當舖裏押了一筆錢。拿去买祭品，然後陪着李娃，坐車同到竹林寺祭神許願；這一夜，便同宿在竹林寺裏。第二天，又陪着坐車回來。走到里北門，李娃對榮陽生道：「從這裏朝東，轉到一條小巷裏，便是我的姨母家裏。我們不妨乘便前去問候問候，也可以休息一下，你看好麼？」榮陽生當然贊成。於是又向前過去，走到一重極寬敞的大門前，聽李娃的從人在車後說道：「到了到了。」

榮陽生便先下車。剛有一人，從那門裏出來；便問明來歷，進去通報。過了一回，便有一個四十歲左右的婦人，出來迎接，問榮陽生道：「我的甥女來了麼？」李娃便也下車。那婦女做出極熱烈的神情，迎着李娃問道：「你何以長久不來看望我呢？」說着便和李娃相對着笑。李娃便引榮陽生拜見她所稱呼的姨母，隨即同進西戟門，到偏院裏。榮陽生看那地方有山亭有水榭，竹木很茂盛，竟是一所大花園。便問李娃道：「這裏是你姨母的住宅嗎？」李娃笑着不回答，便講另外的話。接着就有人獻上茶果。

榮陽生和李娃正在飲食的時候，忽然有人騎着一匹快馬，急匆匆地跑到說道：「姥姥忽然有急病，快要死了，你們應該快快回去。」李娃一聽，便對他的姨母道：「我心裏慌亂極了，我先坐車回去；到家之後，再放車來接您和郎。」說罷，便向外走。榮陽生要想跟她同走，她那姨母連忙和丫鬢附耳說了幾句話，便向榮陽生搖手，叫他站住在室門之外，說道：「姥姥快要死了，您應當和我商量備辦喪事，幫幫姑娘的忙，怎可以跟着回去呢？」榮陽生本是一個庸懦的書

生，那知底細，只得留着不走。她那姨母便和他計算舉辦喪事的經費，和一切手續，絮絮滔滔，講了許多時候。一直到晚，還不見車來；她那姨母便假意說道：「沒有回音，這是甚麼緣故呢？郎君您且先回去看看，我隨後便來。」榮陽生巴不得她放他走，當下便急急告辭而出。走到李氏舊宅，只見大門已經緊緊地關閉上鎖，並且已經用泥封起來了。他大吃一驚，便打聽隣居，隣人道：「李家本來是租賃這所宅子的，前天租約已經期滿，房主將此屋收回，李家遷居別處，已經兩天了。」再問他遷在甚麼地方，回答說不知道。榮陽生又想趕到她姨母家裏去打聽，可是時間已晚，計算路程已經來不及，於是只得脫下衣服，押錢吃飯和住宿。這一夜，榮陽生恨極怒極，從當晚到天明，不曾合眼。天色剛亮，便趕到昨天和她姨母相會的宅子，連連敲門，竟無人答應。後來連聲大叫，纔見開門；裏面有一個官員模樣的人，慢吞吞地出來。榮陽生急不擇言，冒失地問道：「姨母在裏面麼？」那人答道：「沒有。」又問道：「昨天傍晚我在這裏見她，怎麼她躲起來了呢？」隨即又問：「這是誰家的府第？」那人答道：「這是崔尙書的住宅。昨天有幾個人來，

臨時租賃這一所院子，據說是等候他們一家從遠道來的中表親戚；後來不到天晚，便出去了。榮陽生到這時候，纔明白已往的一切，都是她們預先做就的圈套。不禁驚慌無措，幾幾乎要發狂了。後來仍舊回去，尋到布政里的舊寓所。寓所主人，可憐他的遭遇，便收留他，給他膳宿。

三 長安市上唱喪歌

榮陽生回到布政里舊寓之後，怨憤填胸，不進飲食；三天之後，便生病了。十天之後，病勢更重。寓所主人，怕他身死而連累自己，便將他移在專做喪事生意的店裏。拖延了許多日子，店裏人也可憐他身在難中，大家給他飲食。後來病勢稍退，可以拄着拐杖起身了；店主人便叫他管理喪事的簾幕，賺些工資；自己調養幾個月之後，身體也便回復健康了。

店裏有一種人，專替喪家唱輓歌。榮陽生便請一位歌師教授他。他本是聰明人，留心學習了不久，便完全學得了其中的妙處；後來長安地方唱輓歌的人，竟以榮陽生爲第一。

起初，長安有兩家專做喪事生意的店，一東一西，各自製備喪家所用的器具，和幫辦喪事

的人，以便喪家的僱用。東面這一家店，所備的器具，非常精美；不過唱輓歌的人，並不出色，不及西面那一家的好。後來便出錢二萬，僱用了榮陽生；並且守着秘密不使外面人知道。有一天，這兩家店，互相約定，各將所有的器具，和幫辦喪事的技能，定期在天門街競賽一番；不勝的，便罰錢五萬，充作酒食費。彼此同意，訂立契約。這消息傳出以後，到期便有全城的人，到天門街來看競賽。他兩家先把所有的喪車、喪衣、喪帷，以及一切傘蓋旛旂之類，儘量陳列出來；畢竟是東店的優，而西店的劣。西店以為東店沒有唱輓歌的好手，便在南方擺着幾張榻，由一個長鬚的老者，上去唱輓歌，希望在輓歌上，博得最後的勝利。那人上臺以後，便放出本領，一聲聲唱出白馬詞來。此人自然也有相當的長處，所以臺下聽的人，多齊聲贊美他！他便得意非常，總以為東店裏一定賽不過他了。不料東店裏在北方也擺出幾張榻，卻有個烏巾的少年，不用說，他便是榮陽生了。他握着一柄扇子，從從容容地立上榻，便提起嗓子，唱出薤露歌來。歌聲非常清楚，音調非常淒涼。一曲未完，聽的人竟有掩面流淚的，這顯然又賽勝西店了。看競賽的人，也多說西店

不及東店。西店主人，更加慚愧，只得悄悄地擺出五萬輸錢，收拾回去了。

四 不肖子

榮陽生離家一年，不通消息；他父親總以為他在路上被盜身死了。這時候，唐朝的制度：每年由天子召集各州的州官，到京裏來朝見一次，考核他們的政績，叫做「入計」。當天門街競賽的時候，榮陽公正「入計」在京；聽說競賽，便和幾位同官，改換便衣，暗暗地前去參觀。這時候，榮陽公所帶的僕人，便是榮陽生乳母的丈夫。他看榮陽生的相貌、神氣、舉動、口音，都很相像；便想上去細認，可是也不敢冒昧。他揣想公子被盜身死的可慘，不禁流淚。榮陽公看他無端哭泣，便問他緣由；他道：「我看唱歌的少年，相貌很像已故的公子，所以流淚。」榮陽公歎道：「我的兒因為多帶財物，已經被盜所害；何致於到這步地步呢？」說罷也不禁流淚。等到回去以後，那乳母的丈夫，畢竟覺得可疑；便又跑去打聽榮陽生的同伴道：「這唱歌的人，究竟是誰唱得如此好法！」他同伴道：「他是榮陽氏的兒子；」再問他甚麼名字？卻原來他已經改換了他乳

母的丈夫不禁一驚，便慢慢地走近榮陽生的身邊，仔細觀察；榮陽生一看到他，突然變色，張皇失措，便想躲到人叢裏去。乳母的丈夫那敢放鬆，便一把抓住了他的衣襟說道：「你難道不是我家公子麼？」榮陽生逃避不了，只得相對流淚。當下乳母的丈夫，便和他同車而歸，進內室去見他父親。

榮陽公一見他兒子落魄到如此地步，問明了經過情形，不禁由悲轉怒，責道：「你的志行竟如此墜落，辱沒了我家的名望，你還有面目來見我嗎？」於是怒沖沖帶着兒子，徒步而出；到曲江西方的杏園之東，剝去他的衣服，用馬鞭狠狠地鞭了幾百下。榮陽生受不住，便氣絕身死，榮陽公竟棄屍而歸。

榮陽生被父親打死以後，他的歌師得訊，很覺可憐，便命人帶一張蘆席去埋葬他。埋葬他的人，發覺他的胸部還有微熱，便姑且等着不葬；過了一刻，他居然喘過一口氣來；便將他抬回，竭力灌救，過了一夜，纔算復活。可是打傷很重，經過一個多月，手腳還不能舉動。并且傷痕潰爛，

污穢不堪，同伴沒法再收留他，便只得將他拋棄在路旁，不去管他了。過路的人，大家看他可憐，不時丟些食物給他；他纔不致餓死。三個月之後，纔能扶杖起立。從此他便穿一件破衣，拿一隻破盃，白晝在街坊上討飯，夜裏在廁所裏歇宿，從秋天到冬天，完全度着乞丐的生活。好好的，一個富貴子弟，竟墮落到如此地步！

五 天良發現

這一天，大雪紛飛，榮陽生爲飢寒所迫，只得冒雪出去求乞。一路行來，喊着討飯的聲音，悽苦已極。這時候，風雪正大，人家的大門，多關着不開。他走到東門，朝北轉灣，只有一家大門，倒還開着。卻原來這是李娃遷居的住宅，榮陽生還未知道。他一看門開，便向內大聲求討，聲音非常悽厲。李娃在內一聽，突然一驚，對丫鬟道：「這是榮陽郎的喉音呀！我聽得出一定是他。」便連步而出。一見榮陽生容貌枯瘦，滿身瘡痍，竟不像個人。這時候，她一寸芳心，砰然一動，她的天良便完全支配了她的思想行動。便對榮陽生說道：「你是榮陽郎麼？」榮陽生一看，想不到今天

竟會碰見這情深義重的仇人。一時憤火上沖，口裏哽咽着說不出話，只會向她點點頭。李娃竟不顧他身上的污穢，便飛步上前，抱住他的脰頸；一面便脫下自己身上所穿的繡衣，先裹住了他的身體；然後半擁半抱，和他走進西廂；禁不住傷心大哭道：「使你今天受這樣地磨折，完全是我的罪孽！」哭得暈厥了復又醒轉來。李姥聽說大驚，奔過來問是甚麼緣故？李娃指着榮陽生哭道：「這便是榮陽郎呀！」那狠心的鴛母李姥便道：「那末應當趕他出去呀，爲甚麼你要招他進來呢？」李娃正色說道：「媽媽這話不對；你要曉得他本是富貴人家的子弟！當初帶着許多財物，到我家裏來；不到一年，完全蕩盡。我們還要做就圈套，捨棄了他，這簡直不是人類所做的事情。以致於害他墮落，害他被父親打死，又害他困苦到如此地步！天下的人，都曉得是爲了我。他家親戚們，都在朝中做官；如果有一天明白了這件事，我家的禍祟可就不小。并且我們欺天負人，鬼神也不饒恕，我們千萬不要自己再害自己了。再說我做你的女兒，到如今已有二十歲了。計算我替你所賺的錢，也已經有幾千金了。現在我情願算還你養我二十年的衣食之

費，贖回我的身體我便和榮陽郎另外租屋同居。所居的地方，也離你不遠；早早晚晚，我可以常來候候你。這樣，我纔算如願了。」李姥聽她說得有理，而且非常堅決，曉得無法反對，便答應了她的要求。李娃也便給了李姥一筆錢；當下便在北面租一間空屋，立刻和榮陽生搬去同住。

李娃和榮陽生搬入新居以後，她先叫榮陽生沐浴更衣；然後慢慢調養。幾個月以後，肌膚漸漸地滋潤了；過了一年，便完全恢復了健康。

有一天，李娃對榮陽生說道：「你身體已經復原了，志氣也應當振作振作了！你且清心寂慮，想想從前所讀的書，和所做的文章，還能够記得麼？」榮陽生想了一回，回答道：「我只不過記得十之二三罷了。」李娃便命駕車，和他去到書店裏，叫他自己選擇要讀的書，買了許多，帶着回來，懇懇切切地叫他專心攻讀，力圖上進。榮陽生經過這一番磨折，也很肯努力用功，常常日以繼夜。李娃也每夜陪伴他，一直到夜深纔睡。所有的書讀完，便再買一批；兩年以後，榮陽生居然學業大進。

六 兩不相負

有一天，榮陽生對李娃道：「我可以去應試了。」李娃道：「慢着，你且等到精熟了再說。」又讀了一年，李娃道：「現在你可以去求功名了。」於是榮陽生便去應考；一考之後，便登甲科，在科場裏很有名譽。他喜孜孜地回去報告他的愛人，李娃道：「慢着慢着！你現在還不過中了一名秀才罷了，難道便可以做大官了麼？你以前的歷史，不很好聽，你應當繼續用功，再求上進！」榮陽生奉命維謹，更加刻苦研究。等到大比之年，便應「直言極諫科」，居然以第一名及第。天子親授成都府參軍。榮陽生到這地步，纔算揚眉吐氣，一洗從前的恥辱。

當榮陽生將要去到任的時候，李娃道：「你現在完全恢復你應有的本來面目了。我也總算不負你一番恩愛！現在，我便想回去，奉養我的老姥。你是官家子弟，應當和貴族結婚；希望你從此自愛，我也從此告別了。」榮陽生一聽，不禁哭道：「你如果捨我而去，我便自刎而死！」可是李娃任憑他苦苦哀求，仍然不肯相從。最後她對他道：「我送你過江到劍門，你可仍然放我

回來。」榮陽生無法，只得姑且先從他再說。他倆便雙雙動身，走了一個多月，纔到劍門。

事有湊巧，他父親榮陽公奉到朝命，調任成都府尹；父子居然在同一地方做官了。這時他父親也剛剛走到劍門。榮陽生得到消息，便在驛站上遞進名片，請求拜見。榮陽公一看姓名，起初不敢斷定他便是自己的兒子；再看他片上所列的祖和父的名諱，這纔大驚，連忙請見；父子見面，便在階上相抱大哭。說道：「我們應當恢復父子的關係了！」當下自然要問兒子是怎麼一番經過？榮陽生詳細說了一遍，當然歸功於李娃的多情多義。榮陽公一聽，大爲驚奇，便問：「李娃現在何處？」兒子答道：「她送我到此，便要回去了。」榮陽公道：「不可不可！這便有負於他了。」第二天，父子先到成都上任；而把李娃留在劍門。再隔了一天，便命媒妁，備齊聘禮，和他正式結婚，成爲夫妻。

李娃自從嫁到榮陽家以後，很守禮法，而且善於治家。極得父母的歡心。榮陽生也屢次陞遷，做到很清高的官。李娃居然受封爲泝國夫人。生有四個兒子，都做大官。子女婚嫁，又和許多

富貴人家結成親戚。家道的興隆，在當代要算第一。

編者按：我們再將這件故事前後檢討一下：榮陽生年輕識淺，迷戀李娃，以致身敗名裂，流爲乞丐。幸而到後來，他肯發奮用功，力圖上進，纔能得到這樣美滿的結果。這都是我們青年人應當引以爲鑑的。至於李娃：她能够天良不昧，重義多情，尤其是和榮陽生雪地相會以後的種種舉動，的確都是難能可貴的事情。足見她以前做就圈套，捨棄榮陽生的種種行爲，都是被那惡鴿李姥所壓制，所唆使，無法違背的緣故。但看榮陽生在雪下上門求乞的時候，她在內一聽，便知是他；同時她又知道榮陽生被父親打死的種種情節，可見她和榮陽生雖然分別，而仍然是非常關心的！再聽她向李姥贖身的一番話，說得入情入理，毅然決然；并且孝義兩全，顧慮周密！再看她鼓勵榮陽生用功上進的措置，真所謂體貼入微，殷勤備至。而且目光遠大，識見高超，這都不是普通妓女所能做到的事情，也何怪她身受誥封名垂千古呢？

* * * * *

【原文】天寶中，有常州²²刺史滎陽公²³者，時望甚崇，家徒甚殷。知命之年，有一子，始弱冠矣。雋朗有詞藻，其父愛而器之。應鄉試秀才，將行，盛其車馬服玩之飾，計其京師薪儲之資，謂之曰：「吾觀爾之才，當一戰而霸；今備二載之用，且豐爾之給，將遂其志也。」生亦自負，視上第如指掌。自毘陵²⁴發，月餘抵長安，居於布政里。

嘗遊東市還，自平康里東門入，將訪友於西南。至鳴珂里，見一宅，門庭不甚廣，而室宇嚴邃。闔一扉，有娃方凭一雙鬢青衣立，妙姿要妙，絕代未有。生忽見之，不覺停驂久之，徘徊不能去。乃詐墜鞭²⁵於地，候其從者勅取之；累眄於娃。娃回眸凝睇，情甚相慕，竟不敢措詞而去。生自爾意若有失，乃密徵其友遊長安之熟者以訊之。友曰：「此狹邪女子李氏宅也。」曰：「娃可求乎？」對曰：「李氏頗贍，前與通之者，多貴戚豪族；所得甚廣，非累百萬不能動其志也。」生曰：「苟患其不諧，雖百萬何惜？」他日乃潔其衣服而往。叩其門，俄有侍兒啓扃。生

曰：「此誰之第耶？」侍兒不答，馳走大呼曰：「前時遺策郎也。」娃大悅，曰：「爾姑止之，吾當整粧易服而出。」生聞之，私喜，乃見娃母李姥。生跪拜致詞曰：「聞茲地有隙院，願稅以居，信乎？」姥曰：「懼其淺陋湫隘，安敢言直耶？」又延生於遲賓之館，館宅甚麗，與生偶坐，曰：「某有女嬌小，技藝薄劣，願將見之。」乃命娃出。明眸皓腕，舉步豔冶，生遽驚起，莫敢仰視。與之拜畢，敘寒煖，觸類妍媚，目所未覩。復坐，烹茶斟酒，器用甚潔。久之，日暮，鼓聲四動，姥訪其居遠近。生給之曰：「在延平門外數里。」蓋冀其遠而見留也。姥曰：「鼓已發矣，當速歸，無犯禁。」生曰：「幸接歡笑，不知日之云夕；道里遼闊，城內又無親戚，將若之何？」娃曰：「不見責僻陋，方將居之，宿何害焉？」生數目姥，姥曰：「唯唯。」俄徙坐西堂，帷幙簾榻，煥然奪目。粧奩衾枕，亦皆侈麗；乃張燭進饌，品味甚盛。徹饌，姥起，遂寢。及旦，遂盡徙其囊橐，因家於李氏之第。自是生屏跡戢身，不復與親知相聞。日會倡優儕類，狎戲遊宴，囊中盡空。乃鬻駿乘，及其家僮。歲餘，資財僕馬蕩然。姥意漸怠，娃情彌篤。

他日娃謂生曰：「與郎相知一年，尙無孕嗣。常聞竹林神者，報應如響。將致荐醮求之，可乎？」生不知其計，大喜。乃質衣於肆，以備牢醴，與娃同詣祠宇而禱祝焉。信宿而返。至里北門，娃謂生曰：「此東轉小曲中，某之姨宅也。將憩而觀之，可乎？」生如其言。前行不踰百步，果見一門，窺其際，甚宏敞。其青衣自後止之曰：「至矣。」生下，適有一人出，訪曰：「誰？」曰：「李娃也。」乃入告；俄有一嫗至，年可四十餘，與生相迎曰：「吾甥來否？」娃下車，嫗迎訪之曰：「何久疎絕？」相視而笑。娃引生而拜之。既見，遂偕入西戟門偏院中，有山亭、竹樹、葱蒨、池榭幽絕。生望娃曰：「此姨之私第耶？」笑而不答，以他語對。俄獻茶果甚珍奇。

食頃，有一人，控大宛，²⁶汗流馳至，曰：「姥遇暴疾，頗甚，殆不識人，宜速歸！」娃謂姨曰：「方寸亂矣！某騎而前去；當令返乘，便與郎偕來。」生擬隨之；其姨與侍兒偶語，以手揮之，令生止於戶外，曰：「姥且沒矣，當與某謀喪事，奈何遽相隨而去？」乃止，共計其凶儀齋祭之用。日晚，乘不至；姨曰：「無復命，何也？」郎驟往覘之；某當繼至。生遂往。至舊宅門，扃鑰甚密，以泥緘之。

生大駭。詰其隣人，隣人曰：「李本稅此而居，約已周矣；第主自收，姥已徙居，且再宿矣。」徵徒何處？曰：「不詳其所。」生將馳赴，詰其姨，日已晚，計程不能達，乃弛其裝服，質饌而食，賃榻而寢。生恚怒方甚，自昏達旦，目不交睫。質明，乃策蹇而走。既至，連叩其扉，食頃無人應；生大呼數四，有宦者徐出，生遽訪之曰：「姨氏在乎？」曰：「無之。」生日：「昨暮在此，何故匿之？」訪其誰氏之第？曰：「此崔尚書宅。昨者有一人稅此院，云遲中表之遠至者，未暮去矣。」生惶惑發狂，罔知所措。因返訪布政舊邸，邸主哀而盡膳。生怨懣，絕食三日，遘疾甚篤，旬餘愈甚。邸主懼其不起，徙之於凶肆之中。合肆之人，共傷嗟而互飼之。後稍愈，杖而能起。由是凶肆日假之，令執纒帷，獲直以自給。累月，漸復壯。每聽其哀歌，輒嗚咽流涕，歸則從師學之；生聰明者也，無何曲盡其妙，雖長安無有倫比。

初，二肆之傭凶器者，互爭勝負。其東肆車輦皆奇麗，殆不敵；唯哀挽劣焉。東肆長知生妙絕，乃釀錢二萬索僱焉，人莫知也。累旬，二肆長相謂曰：「我欲各閱所傭之器於天門街，以較

優劣；不勝者，罰直五萬，以備酒饌之用。邀立符契，署以保證，然後閱之。於是四方之士盡赴趨焉。自旦閱之，及亭午，歷舉輦輦威儀之具，西肆皆不勝。師有慚色，乃置層榻於南隅，有長髯者，扼腕頓顙而登，歌白馬²⁷之詞。恃其夙勝，自以爲獨步一時，不可得而屈也。有頃，東肆長於北隅上設連榻，有烏巾少年，秉鬋而至，卽生也。俯仰甚徐，申喉發調，歌薤露²⁸之章，舉聲清越，響振林木。曲度未終，聞者歛獻掩泣。西肆爲衆所誚，益慚恥，密置所輸之直於前而潛遁焉。

先是，天子方下詔，俾外方之牧，歲一至闕下，謂之「入計」。時也，適生之父在京師，與同列者易服竊往觀焉。有姥豎，卽生乳母壻也。見生之舉措辭氣，將認之而未敢；乃泫然流涕。生父驚而詰之，因告曰：「歌者之貌，酷似郎之亡子。」父曰：「吾子以多財爲盜所害，奚至是耶？」言訖亦泣。及歸，豎間駛往，訪於同黨曰：「向歌者誰？若斯之妙歟！」皆曰：「某氏之子。」徵其名，且易之矣。豎凜然大驚。徐往迫而察之；生見豎色動，回翔將匿於衆中。豎遂持其袂曰：「豈非某乎？」相持而泣，遂載以歸。至其室，父責曰：「志行若此，污辱吾門，何施面目復相見也？」

乃徒行出，至曲江西杏園東，去其衣服，以馬鞭鞭之數百，生不勝其苦而斃，父棄之而去。

其師命相狎者陰隨生後；歸告同黨，共加傷歎，令二人齋葦蓆瘞焉。至則心下微溫，舉之，久，氣稍通，因共荷而歸，以葦筒灌勺飲，經宿乃活。月餘，手足不能自舉；其楚撻之處，潰爛穢甚，同輩患之，棄於道周。行路者傷之，往往投其餘食，得以充腸。十旬方杖策而起。自此被布裘，裘襤褸如懸鶉。持一破甌，巡於閭間以行乞。自秋徂冬，夜入糞壤窟室，晝則周遊塵肆。

一旦大雪，生爲凍餒所驅，冒雪而出，乞食之聲甚苦，聞見者莫不悽惻。時雪方甚，人家外戶多不發。至安邑東門，循垣北轉，有一門，獨啓左扉，卽娃之第也。生不知之，遂連聲疾呼，饑凍之甚，音響悽切，所不忍聽。娃自閣中聞之，謂侍兒曰：「此必生也，我辨其音矣。」連步而出；見生枯瘠疥癩，殆非人狀。娃意感焉，仍謂曰：「豈非某郎也？」生憤懣絕倒，口不能言，頷頤而已。娃前抱其頸，以綉襦擁而歸於西廂，失聲長慟曰：「令子一朝及此，我之罪也！」絕而復蘇。姥大駭奔至曰：「何也？」娃曰：「某郎！」姥遽曰：「當逐之；奈何令至此？」娃斂容却睇曰：「不

然！此良家子也；當昔驅高車，持金裝，至某之室；不踰期而蕩盡。且互設詭計，捨而逐之，殆非人！令其失志，不得齒於人倫。父子之道，天性也；使其情絕，殺而棄之，又困躓若此，天下之人，盡知爲某也。生親戚滿朝；一旦當權者，熟察其本末，禍將及矣。既欺天負人，鬼神不佑，無自貽殃及身也！某爲姥子，迨今有二十歲矣；計貲不啻直千金。今姥年六十餘，願計二十年衣食之用，以贖身，當與此子別卜所詣。所詣非遠，晨昏得以溫清，某願足矣。姥度其志不可奪，因許之。給姥之餘，有百金，稅一隙院，乃與生沐浴，易其衣服，爲湯粥通其腸；次以酥乳潤其臟；旬餘，方薦水陸之饌。頭巾履襪，皆取珍異者衣之。未數月，肌膚稍腴，卒歲，平愈如初。

異時娃謂生曰：「體已康矣，志已壯矣！淵思寂慮，默想曩昔之藝業，可溫習乎？」生思之，曰：「十得二三耳。」娃命車而出，至鬻墳典之肆，令生揀而市之，計費百金，盡載以歸；因令生斥棄百慮，以志於學，俾夜作晝，孜孜矻矻。娃常偶坐，宵分乃寐。二歲而業大就；海內文籍，莫不該覺。生謂娃曰：「可策名試藝矣。」娃曰：「未也，且令精熟，以俟百戰。」更一年，曰：「可行

矣！於是遂一上而登甲科，聲振禮闈。娃曰：「未也！今秀士，苟獲擢科第，則自謂可以取中朝之顯職，擅天下之美名乎？子行跡穢鄙，不侔於他士；當礪淬利器，以求再捷，方可以連衡多士，爭霸羣英。」生由是益自勤苦，聲價彌甚。某年，遇大比，²⁹詔徵四方之雋，生應「直言極諫科」策名第一，授成都參軍。將之官，娃謂曰：「今之復於本軀，某不相負也！願以殘年，歸養老姥。君當結婚鼎族，無自黷也。勉思自愛，某從此去矣。」生泣曰：「子若棄我，當自剄以就死！」娃固辭不從，生勤請彌懇。娃曰：「送子河江，至於劍門，當令我回。」生姑許諾。

月餘，至劍門，未及發而生父由常州詔入，拜成都尹。浹辰父到，生因投刺謁於郵亭。父初不敢認，見其祖父官諱，方大驚。命登階，撫背慟哭，曰：「吾與爾父子如初！」因詰其由，具陳本末。大奇之，詰娃安在？曰：「送某至此，當令復還。」父曰：「不可！」翌日，命駕與生，先至成都，留娃於劍門別館。明日，命媒氏通二姓之好，備六禮以迎之，遂如秦晉³⁰之偶。娃既備禮，婦道甚修，治家嚴整，極爲親所眷向。生累遷清顯之任，娃封汧國夫人。有四子，皆爲大官。弟兄婚媾，皆

甲門，內外隆盛，莫之與京。

李娃傳

唐白行簡撰

十三 從此蕭郎非路人

司空于頔，豁達大度，很得衆人的信仰。他在鎮守襄陽的時候，曾經有下面所記的一段故事：

秀才崔郊，很有文才，而沒有財產。寄住在襄陽。他姑母有一個婢女，容貌美麗而且善於歌舞，是襄陽地方第一個美婢。她和崔郊，相見多次，便相愛了。

可是他姑母家裏，亦並不富有。後來便將這美婢賣給了于頔府上，居然收得了四十萬的身價。這婢女自進于府之後，很得主人的寵愛，而她的戀人崔郊，卻深深地感到失戀的痛苦了。可憐崔秀才日夜思念，無法相見；便常在于府附近，盤旋往來，希望和他的愛人，能有想見的機會。

這一天是寒食節（清明前一天），她果然出府來了。正碰着崔郊癡站在柳陰之下。他倆

一見，悲喜交集，便各訴離情，相對哭泣。最後二人立誓，各不相忘；希望將來有團圓的一日。崔郊又贈她一首詩。

他倆分別以後，有一個妬嫉崔郊的人特地寫了這首詩，又將他倆私會的情節，寫明在于公的公座上。于公一見，便傳令召崔生入府。左右侍從，猜不出于公將要如何處置？崔秀才奉召之後非常害怕，深悔不該與她私會和贈詩。但也無處可逃，只得硬着頭皮，進府謁見。不料于公一見崔郊，便和顏悅色地握住他的手道：「侯門一入深如海，從此蕭郎是路人，是您所做的詩麼？四百千錢，不過一件小事；您何妨早些給我一封書信，和我明說呢？」當下立刻叫出那個美婢，命她隨同崔秀才回家。並且將她在府裏所用的妝奩之類，一概贈送了她。在崔生不但是有情人果成眷屬；而且成爲小富人了。

*

*

*

*

*

*

【原文】有秀才崔郊者，寓居襄陽。³¹蘊積文藝，而物產罄懸。無何，與其姑婢通。其婢端

麗，饒音技之能，襄地之最姝也。姑貧，鬻婢於于，于愛之，給錢四十萬，寵盼彌深。郊思慕無已，卽屢近府署，願一見焉。其婢因寒食，果出，值郊立於柳陰，相對而泣，誓若山河。郊贈以詩：

「公子王孫逐後塵，

綠珠³²垂淚滴羅巾；

侯門一入深如海，

從此蕭郎³³是路人！」

或有嫉郊者，寫詩于座。于公覩詩，令召生，左右莫之測也。郊甚憂悔，無處潛遁。及見，握郊手曰：「侯門一入深如海。從此蕭郎是路人！是公作耶？四百千，小哉！何惜一書，不早相示？」遂命婢同歸，至奩匣悉爲贈之，小阜崔生矣。

見英雄傳 唐雍道撰

【注釋】

- 1. 「魏博」魏，今河北大名縣；博，今山東聊城縣。
- 2. 「押衙」武官名。
- 3. 「淬鏡」鍛銅鐵時從火中取出急投水裏，古時鏡用銅製。
- 4. 「陳許」陳州，今河南開封縣以東的地方；許州，今河南許昌縣。
- 5. 「僕射」武官名。
- 6. 「于闐國」在今新疆。

- 境內。 7. 「餘干」今江西餘干縣。 8. 「天授」武則天的年號。 9. 「衡州」今湖南衡陽。 10. 「覆載」天之所覆，地之所載，是說天地之間。 11. 「龍門」即今山西河津縣。 12. 「洪都」今江西南昌縣，隋唐時爲洪州，別稱洪都。 13. 「交趾」今安南的古稱。 14. 「馬當」山名，在江西彭澤縣東北，長江南岸。 15. 「滕王閣」在江西南昌縣城西章江門上，西臨長江，唐高祖子滕王元嬰所建。 16. 「南昌」今江西南昌縣。 17. 「翼軫」是兩種星名，古人常把在地面上的方位，按着天上星宿的方位排列。文章裏常有得看見。這裏是說南昌地方，上應着天上翼星和軫宿的位子。 18. 「衡廬」指湖南衡山，江西廬山。 19. 「三江」長江從鄱陽湖分爲三道，注入太湖，因此長江在鄱陽湖相近一帶，別名三江。 20. 「五湖」就是太湖。 21. 「潞州」今山西長治縣。 22. 「常州」今江蘇武進縣。 23. 「滎陽」鄭姓出於滎陽郡，隱指鄭姓。 24. 「毘陵」郡名，即常州。 25. 「墜鞭」今稱富貴子弟叫做「墜鞭子弟」，就出於此。 26. 「大宛」漢西域諸國之一，在今蘇聯中亞細亞境內，自古產名馬，後世就用大宛作馬名。 27. 「白馬詞」輓歌名。 28. 「薤露歌」輓歌名，戰國時，田橫自殺，門人作薤露歌以表哀悼，意思是說人生如薤草上的露水，不久就消滅。 29. 「大比」科舉時代，每三年大考一次，謂之大比。 30. 「秦晉」春秋時，秦晉兩國世爲婚姻，後世婚事，因稱男女兩家曰秦晉。 31. 「襄陽」今湖北襄陽縣。 32. 「綠珠」人名，晉石崇愛姬，美而有才，孫秀求之，不得，秀矯詔收崇，綠珠墮

樓自殺。

33. 「齊郎」古時詩詞中女子對於情人的稱呼。

77
2011

2011

